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5n0627

# 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# 目次
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正士品(上)
  - 2 化佛品(上)
  - 3 舉鉢品(上)
  - 4 幼童品(中)
  - 5 無吾我品(中)
  - 6 總持品(中)
  - 7 三藏品(中)
  - 8 不退轉輪品(中)
  - 9 變動品(中)
  - 10 決疑品(下)
  - 11 心本淨品(下)
  - 12 月首受決品(下)
  - 13 屬累品(下)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627 [Nos. 626, 628, 629]
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上(一名阿闍世王品)

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

## 正士品第一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，與大比丘眾俱，比丘三萬二千；菩薩八萬四千，一切聖達靡所不明，開士大士神通已暢，已得總持辯才無礙，得無所著不起法忍，曉了定行見眾生心，隨所應度而為說法。四天王天、帝釋、梵忍天王，及餘無數諸天、龍、神、犍沓和、阿須倫、加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與非人，各百千眾而俱來會。爾時軟首童真菩薩在山一面異處梁上，與二十五正士俱，而講論法。其名曰：龍首菩薩、龍施菩薩、首具菩薩、首藏菩薩、蓮首菩薩、蓮首藏菩薩、持人菩薩、持地菩薩、寶掌菩薩、寶印手菩薩、師子意菩薩、師子步雷音菩薩、虛空藏菩薩、發意轉法輪菩薩、辯諸句菩薩、辯積菩薩、海意菩薩、大山菩薩、喜見菩薩、喜王菩薩、察無圻菩薩、遊無際法行菩薩、超魔見菩薩、無憂施菩薩、諸議告菩薩，是為二十五正士。
兜率天上有四天子，俱造軟首童真，於後侍焉。其名：普華天子、光華天子、美香天子、常進法行天子。復有異天子不可計數，僉然來侍。
如斯正士、諸天子等，亦悉會坐各各講論，如是之儔迭相謂曰：「仁者欲知佛之智慧弘普無限，不可思議不可稱量，無能滅度盡極際者，不可以小意思原大德鎧，當以何方便誓被戒德鎧，而能逮茲大乘佛乘、諸通慧乘、不可思乘，斯應道乎？」
龍首菩薩曰：「積累功德不以厭足，建立休祚不可限量，而不毀失戒德之鎧，一切所作無所悕望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龍施菩薩曰：「普弘等心調和其志，溫潤其性柔軟其意，而心仁厚堅住正願，於諸通慧被戒德鎧化度生死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首具菩薩曰：「不可計劫趣斯大乘，被戒德鎧於無數劫不念劫數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首藏菩薩曰：「其自建立獨安己者，不能逮趣大乘通慧；捨己之安建立眾生，欲使大安隨其所便，令無僥冀而無所起，勸進群黎立於道法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蓮首菩薩曰：「族姓子！憶如來所講：『假使有人自不柔順，無有靜寂、不隨律教，而欲調伏靜寂於他、以律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』

其自調順靜寂奉律，乃能化勵剛強、憒亂、抑挫、犯禁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蓮首藏菩薩曰：「其同塵勞於世法者則不度世；其不同塵於世法者乃能度世。是故菩薩有利無利、若譽若毀、有名無名、若苦若樂，不動不搖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持人菩薩曰：「不可從他而致大乘諸通慧也，吾獨一己而無有侶，以眾生故誓被德鎧，設護一切，則吾所應將濟救攝，須臾精進而不懈怠，教化黎元建發學，斯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持地菩薩曰：「譬如，仁者！地之所載，一切眾果、百穀、藥木因地而生，地無所置亦不求報，群庶品類皆仰地活，地不辭厭不以為勞。開士大士亦當如是，發心如地心無所著，不以喜怒勸諸黎元，使趣佛慧而不想報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寶掌菩薩曰：「仁者當知，被上德鎧乃至佛慧，無能沮敗令釋大乘。若於夢中不志二乘——聲聞、緣覺，常以寶心諸通慧心為人講宣，於珍寶心無所貪惜、無所愛恪，勸眾大乘誓被德鎧，彼所學乘非無有乘不增不減，其心如是無所歆慕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寶印手菩薩曰：「覩於群黎墮墜六趣，而發愍哀惠施眾生授以法手；其無信者為造信手；其少智者為博聞手；其慳貪者為惠施手；其犯戒者為護禁手；其瞋怒者為忍辱手；其懈怠者為精進手；其亂意者為一心手；其邪智者為智慧手，而隨眾生離清白法，各各應時具設法手。開士殖斯德本之手，印于三寶。何謂三？具立群生於佛智慧，勸助至于寶印之手；成已德本則寶印手；念一切法猶如虛空則寶印手。興立如斯是則為三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師子意菩薩曰：「仁者當知，被無畏鎧是為無懼，所誓德鎧、無難鎧、無罣礙鎧、無怯弱鎧、無懈怠鎧，斯則佛慧。是故行者不當恐怖，無難無礙、無怯無怠，離諸危懅衣毛不豎，在於終始無有瑕穢，亦不希仰泥洹之德，等住苦樂而無二行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師子步雷音菩薩曰：「仁者當知，其斯事者非下才行，則為正士之所建造。其正士者，歸趣平等離于邪見；其正士者，其心質朴而無諛諂；其正士者，勞謙柔順尊師敬聖；其正士者，勸學不倦所受根究；其正士者，欽悅正治建立正業；其正士者，若有所欲損廢穢法；其正士者，若有瞋怒意無結恨；其正士者，若有愚癡照除幽冥；其正士者，寂然澹泊近于定藏；其正士者，具足恩施惠及貧厄一切輒濟；其正士者，護身口意喟而靜寞；其正士者，言行相副情性質直；其正士者，所志堅強尚真諦法；其正士者，離於非法親存正典；其正士者，樂于法樂護以正法；其正士者，輕忽身命不釋眾生；其正士者，所立鏗然善施無羨；其正士者，志純淑法消化凶

偽；其正士者，則以寶藏救濟貧匱；其正士者，則為良藥療諸疹疾；其正士者，護諸畏懼令得自歸；其正士者，導諸邪見至無崖際；其正士者，勉濟勞穢勸以經典；其正士者，調忍瞋怒而順所宜。是故建立正士之法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虛空藏菩薩曰：「修以無量虛空之慈，其精進行未曾釋廢，大哀之行諸根悅豫悉懷踊躍，於諸愛欲所可娛樂察如虛空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等如虛空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發意轉法輪菩薩曰：「發菩薩意，所發意者：不當發意令魔得便，無令如來而不欣樂，使諸天人所不悅喜，不令德本而有耗減。若欲興建為道意者：隨順誘勸當令弊魔不得其便，順如來意天人悅豫，不失己身所造德本。所修如斯，一切發意則轉法輪。所以者何？其菩薩者，諸所發意因緣所造而無所生，曉了諸法永無所起。無所起者，諸佛如來順如正覺之轉法輪，如是發心被戒德鎧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辯諸句菩薩曰：「正士當知，其道心者，正士普入塵勞怒害，有漏無漏、有為無為，亦入於罪不罪殃福；亦入於善亦入不善；亦入世法度世之法；亦入終始無為之為；亦入斷滅有常之計；亦入諸陰衰入之事；亦入地、水、火、風。所以者何？此諸因緣悉為自然，志性本淨，所在之處有所言說，一切所講皆悉為空而無所有。譬如虛空無所不入，道心如是，一切普至菩薩喜樂。如是慧者，除棄一切文字辯才，分別眾庶逮得辯慧，若能入斯一聖達者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辯積菩薩曰：「一切所說皆無有言，一切音聲而不可得，菩薩喜樂如斯慧者，好言惡言，不悅不慼，譬如太山風來吹之，尋復還反山不動搖。菩薩如是，於諸異學、一切語言不動不搖，在諸外徑亦無所著。若如來言、外徑異語等法察之，不以增減亦無所亂。見諸辯才一切法盡，於諸盡法不念自天亦無所思。菩薩能行如斯慧者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海意菩薩曰：「菩薩所入當如入海，覺了大道，一切聲聞所不能及，信樂專心於一法味，入若干法無有若干；觀深妙法未曾惑亂；於緣起法不增不減；於諸經典無有若干，是則名曰不生不起。一切眾生所業起者，不殖德本福無有盡所教無邊，當分別了棄捐斷滅有常之事，不受諸法不斷諸法，當建立志為無量器，不忘捨法習諸通慧亦不釋法，以平等法為眾生說，當習一切諸德善法。如是具足無數佛法，以如是心被戒德鎧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大山菩薩曰：「仁者當知，其此乘者，普超諸世則謂佛慧，其行所入不可限量，由是之故超度一切世間志性；已能超度世間所行，其所信者過於俗間；已過俗間，其所施者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

心、智慧，亦復如是，悉能超度一切世間之所有慧，其所造福過於世間所興福祚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喜見菩薩曰：「假使菩薩目所視色而無所惡，色之自然其心清淨；耳所聽聞亦無所惡，音聲自然其心清淨；鼻香、舌味、及身更、心法，於六情界而無所惡，其六情界自然本寂。其心清淨，其於憎愛心無所著；其心清淨，觀于眾生順佛法者器無不應，又其眾生處邪見者亦復覩之在佛法器；其愛己者在於王者歡喜習俗；有所施與尋復悔者等敬若茲。菩薩大士所行如是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喜王菩薩曰：「假使有人罵詈誹謗、輕易毀辱、撾捶打撲於菩薩者，心不懷恨而加喜悅，以善友想待遇對者，而能忍辱現于忍力，其心欣豫思惟其法：『何所是罵，誰為罵者？』信解內空不疑外空，自見己身又覩他人則歡喜悅，便能惠施身命、支體、頭眼、手足、妻子、男女、國城、丘聚、財穀、珍寶，倍復踊躍。寧聞一頌恬忽世榮、轉輪王位，常樂為人講說經法不羨帝釋，思開一人使發道心不僥梵天，願見如來不貪三千大千世界滿溢珂珍，從生明達不乏諸根，信樂愛敬諸道品法。如是悅樂所造行者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察無圻菩薩曰：「假使見一切法度于彼岸，不墮貪身淨諸佛土，覩諸佛國皆亦清淨亦無想行，見一切佛不發色想，見諸群黎想：『雖有肉眼覩罪福淨；具足天眼得無所壞；雖得慧眼離諸塵勞；信樂佛眼具足成就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；已得法眼具足如來十種之力。』假使菩薩所被德鎧信行如斯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遊無際法行菩薩曰：「族姓子！知一切緣菩薩所為，則悉歸趣諸通敏慧。所以者何？觀諸所有一切因緣，不住於內、不處於外、不在口言。假使菩薩不住因緣，亦不御趣塵勞之礙；亦不勸導罪福之礙，無報應礙、無諸根礙、無諸法礙、無非慧礙，已度罪福塵垢魔界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超魔見菩薩曰：「惟、族姓子！已住吾我自見己身，則便處于魔之事業；已斷吾我不覩所虛；已除所見則無諸陰；已除諸陰則不見魔；已度魔界則尋逮成無礙脫門。菩薩已逮無礙脫門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無憂施菩薩曰：「仁者當知，其犯惡者後懷湯火；其為善業後無憂慼。是故菩薩當修善業，其所作者無能說短；所興造者後無所悔、無諸礙蓋。假使眾生愁憂不樂，則為講說離憂之法。菩薩大士如是行者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諸議告菩薩曰：「惟、族姓子！其有士夫奉禁戒者所願必獲，已獲所願，所獲立本由無放逸，立無逸已具道品法；已能具立道品之

法，則諸通慧戒禁之正也。菩薩已住無逸道法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普花天子曰：「譬族姓子！樹花盛時多所饒益於一切人，菩薩以功德本而自莊嚴，猶樹花茂饒益群黎，如忉利天晝度之樹紛葩茂盛，忉利諸天莫不敬仰。菩薩如是以諸法門而自挍飾，諸天、龍、神、揵沓和、世人、阿須倫靡不宗戴，猶如天上明月之珠，無有瑕穢眾德具足。開士志性清淨無瑕德議顯備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光華天子曰：「譬，族姓子！日出光明滅除眾冥終始光現，菩薩如是具足慧光、慧法施世，為諸愚冥無明眾生，顯示大光導自然法，其幽闇者不能蔽暉；其光明者則能消冥，導示徑路，已住徑路。菩薩大士其在邪徑，示現正路、已住正路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心華香天子曰：「譬，族姓子！心華之樹其香普熏周四十里，其香無想。菩薩如是，以戒、博聞、定、慧、解度知見之香以為芬熏，三千大千世界以法之香靡不周遍，一切眾病香即療愈。假使菩薩被此法香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常進法行天子曰：「仁者當知，其精進者無懈怠心，是故菩薩修諸德本而不厭倦，常當遵崇志八法行。何等八？六度無極、四等梵行、遊步五通、而以四恩救攝群萌、志三脫門逮得法忍、勸勉佛慧、開化眾生令發道意、導權方便接齊有為所有諸法，是為八。遵崇八法之行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」

於是軟首語諸正士及天子曰：「仁者！欲知菩薩精進若不精進至諸通慧？所以者何？其翫習者行在三界，若遵修者謂諸往見；其翫習者是謂為內，亦不翫習是謂為外；其翫習者謂聲聞地，若遵修者謂緣覺地；其翫習者謂在眾結所行勤勞，若遵修者則謂所著凡夫之法；其翫習者即謂為名，若遵修者則謂為色；其翫習者即謂報應，若遵修者則謂所見；其翫習者謂有所著，若遵修者則謂有所得；其翫習者即謂我所，若遵修者則謂吾身；其翫習者即謂慳貪，若遵修者則謂布施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即謂犯戒，若遵修者則謂持戒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瞋怒，若遵修者則謂忍辱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懈怠，若遵修者則謂精進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亂意，若遵修者則謂一心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愚癡，若遵修者則謂智慧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不善本，若遵修者謂等善本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無福根，若遵修者謂殖德本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世俗法，若遵修者謂度世法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有為法，若遵修者謂無為法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為罪，若遵修者謂無罪法而不想慢；其翫習者謂諸漏，若遵修者則謂無漏而不想慢。是謂翫習至於遵修離諸所見，不著不斷菩薩指趣，則應大乘諸通慧矣！

「又次，仁者！而不得至於諸通慧。何故不至？以何等至諸通敏慧？諸通慧者離諸所作，其諸通慧亦無所至，亦無有逮諸通慧者。又諸通慧亦無色像、亦無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之形貌也；其諸通慧亦無法則亦無非法。其諸通慧亦無有施。所以者何？諸通慧者則為施與。又諸通慧無有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。所以者何？諸通慧者則自然聖。諸通慧者無去來今。所以者何？其諸通慧超度三世。諸通慧者無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心識。所以者何？度諸界故。

「諸仁！欲知諸通慧者，若有菩薩欲得通慧住如通慧，當云何住？於一切法而無所住，斯則為住。於諸通慧一切諸法皆非我所，斯諸通慧於一切法無所猗著；斯諸通慧等凡夫地、等於佛地，於一切法亦為平等；斯諸通慧又行菩薩不當於餘求。諸通慧惟當從此四大界求自然造行。所以者何？斯自然者此無所有；斯自然者則無有形，於是善法名曰我身；於我身者而無有身、無有善惡、無我、無壽、無命、無人。假令我身則無所有亦復無有，彼則無行亦無所有，彼所有形則亦無實，其所見者亦無所有亦無有實，其慧見於所有無有、有實無實等，斯諸慧則諸通慧！」

軟首童真說是語時，二千天子得不起法忍，萬二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## 化佛品第二

於是辯積菩薩白軟首曰：「且當俱往覲于如來，面問大聖：『菩薩大士當興何行？』」軟首尋於其處化作如來，其體形像如能仁佛。

軟首童真謂辯積曰：「族姓子！如來在斯，何不啟問菩薩大士所設之行？」

於是辯積問化如來：「唯然。世尊！菩薩大士當設何行？」

時佛告曰：「如我所設，菩薩亦當修如是行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世尊所造立行？」

其佛答曰：「亦不行施、不行禁戒、不行忍辱、不行精進、不行一心、不行智慧。不行欲界、不行色界、不行無色界。不造身行、不造言行、心無念行。一切無行亦無因緣，是菩薩行。於族姓子心趣云何？其化現者豈有行乎？」

答曰：「天中天！化者無行。」

報曰：「如是。族姓子！菩薩大士當造斯行。」

辯積菩薩白軟首曰：「豈所見佛將無化乎？」

軟首答曰：「仁者！不聞一切諸法化自然乎？幻變之相而不退轉。」

報曰：「如是！諸法實化，自然幻變而不退轉。」
答曰：「今族姓子！何故發言：『今現如來將無化乎？一切諸佛及一切法豈不化耶！』」
又問：「誰為化者？」
答曰：「自然業淨而化之耳。又族姓子！菩薩不當住於我、人、壽、命、佛之聖道及凡夫者，而計有住。」
辯積問化如來：「世尊！何學自致得佛？」
答曰：「無所學者則菩薩學。菩薩所學無有形像，亦無倫比；亦無所受、亦非不受；亦無想念、亦不離想；亦無所行、無行不行，則菩薩學。無著不著、無慢不慢、亦不調戲；亦不遵修、不離遵修；無想無取、無所遊居、亦無有想；不起不滅、不來不去；無住無化、亦無有形、亦無言詞，普離一切諸所想行，則菩薩學。其作斯學，是為等學。造斯學者則無所趣、則無所增亦無所損；造斯學者亦無所著、亦無所脫、亦無所染、亦無離塵、亦無結恨，不墮愚冥，如是學者乃名為學。學如斯者不詣諸趣。是故，族姓子！菩薩大士欲得逮成無上正真道者，學我所學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佛學？」
答曰：「如我無戒，亦無所犯。不施不受、不戒不犯、不忍不瞋、不進不怠、不禪不亂、不智不愚。無學、非無學，無所不行而吾無得亦無所等；無佛無法；亦無我想、亦無人想、亦無壽想、亦無命想、亦無法想；亦無有想、亦無無想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造。一切諸法以無所造，自然如幻，亦無有相、亦無有二；一切諸法離諸所樂；一切諸法而不可見；一切諸法超度眼句。諸法平等而無差特；諸法愚冥亦無所徑、無為無人，故無人言教、故無處所。無有言教則無所生。其信此者不念所信，亦不自大，亦不念道。是故族姓子！若有菩薩如是比類學佛道者，不恐不懼、不難不畏，乃為菩薩！
「如族姓子！虛空之畏，不畏於火、不畏於風、不畏於雨、不畏於霧、不畏於塵、不畏於雷、不畏於雲、不畏於電、不畏於雪。所以者何？空者自然故曰空畏。菩薩如是於一切法而無所畏，於一切法不念苦樂。假使菩薩心等如是，則能成佛降伏眾魔，則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，亦能導利一切眾生。」
時化如來說此語竟，尋即化滅不知其處。
辯積菩薩問軟首曰：「今者如來為所至湊？」
答曰：「從所來處。」
又問：「何所從來？」
答曰：「如所去處。」又問：「軟首！其化現者，無所從來，無所從去？」

答曰：「族姓子！譬如化者，無所從來，無所從去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！一切眾生等無有異，不來不去。」
又問：「軟首！一切諸法為何所趣？」
答曰：「所趣自然。」
又問：「一切眾生為何所歸？」
答曰：「隨其所作。」
又問：「軟首！一切諸法無作無報？」
答曰：「族姓子！其法界者無作、無報、無往，等御諸法則為法界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言有作、有報、有往而謂無往？」
答曰：「族姓子！如其所作、如其所報，所往亦然。」
又問軟首曰：「何謂為作？云何報應？何因所往？」
答曰：「如所作者，報應亦如，所往亦如。」
又問：「軟首！其如無本者，亦無有作、無有報應、無有往趣？」
答曰：「如族姓子！如無本者，亦無所作、亦無報應、亦無往趣。所作、報應、往趣亦然，無來無去；所作、報應、所往至處，其如無本無所歸趣。」
說是語時，如在世尊能仁佛前，賢者舍利弗、賢者阿難及餘大弟子悉聞斯講。
舍利弗白佛：「唯然。如來！怪未曾 有。斯諸正士為大聖人，而師子吼等同一法，說若干種音聲言說，與法會同而無錯謬。誰聞斯者不發無上正真之道乎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誠如所云，菩薩大學無罣礙故，今者所說無所罣礙，如其所種必獲其果，如其所出報應亦然！菩薩如是學無罣礙，從其聖慧而分別說，如舍利弗本所學禁，自故斯慧辯才亦然！」
光淨菩薩問世尊曰：「何謂聲聞學？何謂菩薩學？」
佛言：「有限有礙是聲聞學，無限無礙是菩薩學。其聲聞學因其所限而致罣礙，由是之故所說有限致於罣礙；而諸菩薩學無有限致無罣礙，由是之故所說無限無有罣礙。」
光淨菩薩前白佛言：「惟，天中天！願現感應，使諸正士來至於斯，令此眾會聞所說法，各得其所無令唐舉。所以者何？軟首童真所行深奧，所論經法亦復要妙。」
爾時世尊即現瑞應。軟首尋時與二十五正士及諸天子往詣佛所，稽首足下遷住一面。
光淨菩薩謂軟首曰：「仁者！何故越如來會，獨於屏處而論講經？」
軟首答曰：「族姓子！知如來甚尊而不可當，諸佛大聖由是之故，一切所說或懼不可，故在一面。」

又問：「軟首！說何所法可如來乎？」
軟首答曰：「如吾所說，世尊知之。」
光淨曰：「雖爾，願說其意。」
答曰：「如吾所及今當宣現。惟，族姓子！如有所說，不違法界、不失本無、不失本際，所說如是則可如來！又若所說，無所訟理、無所呵叱、無所興為，亦無因緣、無有色像、亦無比類，如是說者奉順如來！無我同像、無他人形，不等法貌、無非法貌、無終始貌、無泥洹貌，如是說者為可如來！」
於是世尊告軟首曰：「善哉善哉！快說此言。誠如所云，如是說者不違如來。又次軟首！假使悉離一切戲樂而無憒亂，若不平要離諸所想無有眾想，有所說者所趣寂然而不動轉，被一德鎧定意說法，無能毀敗其經典者，不見諸法有所增者、有所減者，如斯所說則可如來！」說是語時，八百菩薩得不起法忍。

## 舉鉢品第三

爾時天子千二百人在於會中，乃於往古造菩薩行，則忘道意志不堅固，心自念曰：「佛慧巍巍不可限量，無上正真道意難可獲致，菩薩所學而不可逮，最正覺者甚難可得。吾等於是不能學辦，不如改求聲聞、緣覺而取滅度」
爾時世尊知諸天子心之所念，以此等倫堪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，而欲中廢隨取小乘。佛欲勸化諸天子故，離於道場在眾會表化作長者，手擎滿鉢百種飲食齎詣佛所，白世尊曰：「惟願大聖加哀受食。」佛即取鉢。
軟首菩薩興詣佛所，叉手啟曰：「今食盛饍當念故恩。吾誠信聞，大聖雖食而不以法惠及於鄙，惟宜加施以法相惠剋復往意。」
於是賢者舍利弗心自念言：「軟首往古有何恩德，於世尊所而言雖食顧前法恩？」則白佛言：「軟首童真宿有何恩於大聖乎，而置如來：『雖當食者念前法恩？』」佛告：「且待斯須自當發遣，如來所知非爾所及。」
佛即尋時捨鉢于地，鉢即下沒，遊諸佛土。諸佛正覺今現在者，各各見鉢降其足下，在於下方過七十二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至光明王如來國界——界號炤耀。鉢住於彼處于虛空，無執持者自然而立。所往諸佛諸弟子眾，各各前啟問其世尊：「鉢所從來？」諸佛各告說其意故：「上方世界界號為忍，彼有如來名曰能仁，現在說法。能仁如來故降斯鉢，而欲勸化諸異菩薩志退落者。」
於時世尊告舍利弗：「汝行求鉢，察知所在而赴致來。」即時受教，自以智力承佛聖旨，三昧正受以一萬定超萬佛土，遍求索鉢不

知所在。還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求之不見，不知所在。」
於時世尊告大目連：「汝今且行求索鉢來，察其所在為處何方？」
目連受教以神足力承佛聖旨，三昧正受入八千定，倏忽超過八千佛國，求之不見不知所處，還白佛言：「輒竭神力不蒙執鉢，焉能致乎？」
世尊復告須菩提曰：「汝行求鉢，知其所歸索齎致來。」即亦受教，三昧正受萬二千定，恍惚超越萬二千佛土，求不見鉢不知所止。
如是五百諸大聲聞，在於虛空各現神足、三昧之力，神通聖勢、天眼徹瞻，各行求鉢，不知所在亦不能得。
時須菩提即前告白慈氏菩薩曰：「仁者高才一生補處，如來所荊當為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！仁慈恩廣智慧弘達眾所不及，獨步三界而無有侶，當知鉢處，惟能致之奉齎來耳！幸屈威尊而舉鉢還。」
慈氏菩薩報須菩提曰：「誠如所云，受如來慧當成正覺！今者軟首所興定意，進止坐起予所不及，不能曉了於斯三昧。惟，須菩提！雖於來世吾當成佛，佛菩薩眾數如江河沙，悉為軟首之所開道，欲知一步舉足所念，不識所歸。是故仁者當請軟首！惟斯大士知鉢處所、所止之土，堪任致來。」
時須菩提啟世尊曰：「願垂恩教。」大聖則遣軟首取鉢。
軟首奉命自思念曰：「吾不起座不離眾會而舉鉢來。」——軟首三昧名曰普超，是諸菩薩定意正受。
於時軟首伸其右掌，而內于地過踰下方，所經諸佛無極大聖一一次第以首禮之。其手掌中自然有音，稱：「能仁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敬問無量！興處輕利、力勢如常、遊居安耶？」其掌手臂一一毛孔，尋自然出億百千姟光曜之明，一一光明各各變現百千蓮花；一一蓮花各化如來相好具足，處蓮花上加趺而坐；一一世尊各各讚揚能仁如來名德功勳。所可遊歷諸佛之土，應時諸國六反震動。又諸佛國自然大光靡不周遍，一切佛國各各而現有斯手掌。又諸佛土自然懸繒、幢幡、眾蓋，莫不莊嚴，遍散眾花處處挍飾。
軟首手掌過七十二江河沙等諸佛國土禮諸佛竟，斯須之間忽然即至照曜世界光明王佛國，禮畢自然有大音出，稱：「能仁如來敬問無量光明王如來！」
有侍菩薩名曰光英，自啟如來：「此何手掌？殊妙巍巍威神難及，而自然出億百千姟光明暉赫；一一光明而各化出億百千姟嚴淨蓮華；一一蓮花如來各坐，諮嗟能仁聖哲之勳？」
光明王佛告光英曰：「有族姓子！上方去此，七十二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有忍世界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號曰能仁，現在說法。彼有

大士名曰軟首，被戒德鎧不可思議，一切神通力度無極，自在於座而不移，起延手掌來欲舉鉢還。」
時光明王佛土諸菩薩眾皆共渴仰，欲得覩見彼忍世界能仁如來、軟首大士。光明王佛悉知眾會意之所見，便放眉頂相光，其光通照七十二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上至忍界靡不晃昱。其有眾生被蒙光者，一切獲安無有諸患，如四域皇帝轉輪聖王；諸修行者專精學定，被斯光者悉得道迹；其得禪者悉過三界獲四證德；其漏盡者得八脫門；禪定羅漢得無著原；其諸菩薩光照身者，普皆逮得日光三昧。
如是之比，光明王邊如來佛土菩薩大士，見斯忍界世尊能仁、軟首童真、一切聲聞比丘聖眾、諸菩薩等。光英菩薩覩忍世界諸菩薩眾，尋即淚出便說斯言，自白佛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如妙水精如意明珠，墮不淨中誠可矜惜。此諸菩薩生忍界者，亦復如是甚可憐感。」
光明王佛謂光英曰：「勿宣是語。所以者何？在此佛土精修禪行至于十劫，不如忍界從明晨旦至早食頃，興發慈心哀念眾生，此之功德最勝無倫難可逮及。所以者何？斯諸菩薩大士之眾，無有陰、蓋，塵勞以盡，其於忍界護正法者德不可量。」
爾時忍界諸菩薩眾光明照身，則問能仁天中天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此何光明孰演出來，滅諸塵勞令無瑕穢？」
時佛告曰：「有族姓子！下方度此七十二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而有世界名曰照曜，彼有如來號光明王，現在說法。其光明王如來至真放眉頂光，其光通照七十二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而大晃昱逮照斯土。」
時諸菩薩及眾聲聞，各啟佛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等欲見照曜世界光明王如來諸菩薩眾。」
能仁如來放足心千輻輪光，其光普照下方七十二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至照曜界靡不周遍。下方世界諸菩薩眾身蒙斯光，皆悉逮得須彌光明三昧。
當爾之時，於斯佛土及彼世界，斯土見彼、彼土見此，轉相覩達，猶如此土閻浮提人，住於地上仰瞻日月。下方世界觀諸菩薩能仁如來及忍世界亦復如是！此土人民見於下方，猶如諸天住須彌頂俯于天下閻浮提城。斯諸菩薩見光明王如來諸菩薩等，被大德鎧難及難量。
於是軟首以右掌至照曜界彼光明王如來佛土，於虛空中即握取鉢，與無央數億百千姟諸菩薩眾眷屬圍遶踊出上方，手掌擎鉢；所歷佛國轉來上者，光明蓮花稍便不現，右手執鉢還忍世界，於大聖前跪而奉授，啟世尊曰：「垂恩受之？」佛即受鉢。

時諸菩薩與軟首掌而俱來者，前詣佛所稽首于地，各各自宣如來之名：「某佛大聖致敬無量，聖體勝常，遊步無限慧力平康！」諸菩薩眾敬問已畢，退坐一面如佛所教安隱之座。

爾時世尊告舍利弗：「今且聽斯，善思念之！今為若說。乃去往古吾身造行為菩薩時，則是軟首本所建發，今者所以宣置斯惠：『世尊雖食，當念疇昔法施之恩。』乃曩過去久遠世時，無央數不可計會億百千劫，復踰此數，爾時有佛名莫能勝幢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世界名無別異。莫能勝幢如來諸聲聞眾八萬四千，菩薩大士十二億眾。其佛世尊於五濁世演三乘教，有一比丘而為法師名曰慧王！明旦著衣執持應器，入弘廣國而行分衛，得百味飯若干種食。分衛竟，出行於街路。有尊者子名離垢臂，為乳母所抱而行遊戲。時離垢臂遙見比丘，遊行趣之下乳母抱，尋隨比丘從求飯食。於時比丘與模持蜜搏，幼童即食知其甘美，遂隨比丘蜜搏欲盡，顧眄乳母意欲還抱。比丘復授蜜搏，幼童復進，稍稍轉至莫能勝幢如來之所，稽首足下則住其前。

「於時比丘慧王所得分衛食饍，授與幼童而謂之曰：『童子！受斯分衛之具，供養如來！』尋即受之，已滿佛鉢，食不減損；次與聲聞八萬四千，菩薩十二億，佛及聖眾，皆悉充飽。如是之供至于七日，飯則如故亦不損減。

「於時幼童踊躍歡喜善心生焉！住世尊前則而頌曰：

「『佛聖眾飽滿，　鉢食不損耗；
奉事於眾祐！　福田無有疑。
世吼食充足，　餚饍而不減；
獻進于眾祐！　不疑道無盡。
其饍既不損，　供具轉弘多；
恭敬等正覺！　增長清白法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於時幼童以一鉢食，供養世尊及聖眾，承佛聖旨已心清白，具足七日食不損耗。慧王比丘教訓幼童：『歸命於佛及法、聖眾。』令受禁戒剋心悔過，勸使請問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「於時父母求索其子，便詣莫能勝幢如來所，稽首作禮退住一面。幼童拜謁問訊父母，以偈讚曰：

「『我志願佛道，　愍哀諸群生；
閑暇難得值，　親亦宜誓意。
且觀正覺身，　諸相好莊嚴；
慧度於無極，　孰不發道意？

惟父母見釋，　得出棄捐家；
順妙智慧教，　得學為寂志。』
父母即答曰：　『我等好樂道，
從爾為明則，　亦欲願捨家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於時幼童化其父母及五百人，悉念學法志於無上正真之道，皆於佛世棄家為道。時佛教之行菩薩道、六度無極、四等、四恩，分別解空，精進不懈自致得佛。卿舍利弗！欲知爾時慧王比丘為法師者，豈異人乎？勿作斯觀。所以者何？則軟首童真也。其離垢臂尊者子者，則吾是也。昔往古世，軟首童真以饍見施供養佛眾，令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則是本身初發意原，以是之故而當知之。今者如來所成聖覺無極之慧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無罣礙慧，皆是軟首所勸之恩。所以者何？因從發意至諸通慧，如佛所蒙因致大道。今吾觀覩十方世界，不可稱限不可計會，諸佛國土今現在者，諸佛世尊同號能仁，悉是仁者軟首所勸。或號咸聖、或號明星、或名所歡、或名錠光、或謂離漏、或謂妙勝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今我一劫若過一劫，宣揚演說諸佛名號，軟首大士所開化者，於今現在轉于法輪不可稱限，何況有行菩薩乘者？或有處於兜率天者；或有退來入母胞胎，而復出生捨家為道；或坐佛樹、或處道場，成最正覺不可限喻，其有欲說誠諦之事審實無虛，軟首童真則諸菩薩之父母也，愍哀勸化興顯大道，所生親者則當謂於軟首童真！向者軟首宣揚報恩今復伸說，雖當食者施我鉢饍所食之餘，吾前世時先有所施，正謂於斯。」
爾時千二百諸天子、欲墮落者各心念言：「當堅其志恭敬於法，察諸因緣去諸根原，今者現在世尊前所發願，軟首勸化及開餘人，使至于道而不退轉於無上正真，吾等云何而欲墮落？吾等何故在如來前，興卑賤意志崇小節？今當捨於聲聞、緣覺，慇懃志求無上正真道意。」
軟首伸掌示現變化，乃至下方光明王佛所處國土，而致鉢來一切普入，又復講說往古開化所說經典。下方佛土此世尊界，不可計數眾生之類即發道心，十方世界群萌之儔，悉來供養軟首童真！諸佛世尊皆遣寶蓋供施經典。彼時寶蓋則覆三千大千佛國，從其寶蓋自然出音：「誠如能仁尊！如如來所讚稱揚，悉是軟首之所勸化。」
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上

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中

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

## 幼童品第四

爾時世尊告舍利弗：「假使有人為族姓子、若族姓女欲疾滅度，當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所以者何？今吾覩見懼終始難，而不肯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志願聲聞疾欲滅度，續在生死而有所慕。然諸菩薩通達精進，等住於法逮諸通慧為一切智。所以者何？乃往久遠過去世時，不可計會、不可思議無央數劫，時有如來號一切達，興出于世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為佛、眾祐！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一切達如來正覺，聲聞集會有百億眾，其佛壽命住百千歲。佛有聲聞上首弟子，智慧巍巍，名曰超殊；神足飄捷，次名大達。於時如來興五濁世，明旦正服著衣持鉢，與諸聖眾眷屬圍遶，有大國號名聞物，入於斯城而行分衛。其大聲聞智慧最尊侍佛之右，神足最上侍佛之左，智慧博聞最殊勝者隨從佛後，八千菩薩而在前導，或化現身若如帝釋、或如梵天、如四天王、或天子形，嚴治道路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彼時如來向欲入城，見三幼童眾寶莊挍瓔珞其身，逍遙中路而共遊戲。時一幼童遙見如來晃然顯赫威神巍巍，端正無倫諸相寂定，志性澹泊獲上調順，第一靜寞降伏諸根，如仁賢龍象、如大淵渟清澄無垢，有三十二大人相、八十種好遍布其體，如日出時光燿奕奕，與大眾俱如星中月。時一幼童謂二童曰：『汝等豈見如來乎？是者則為一切之尊無上眾祐！為世福田，光明灼灼煒曄難當，吾等僉然宜供養之，其進施者利慶弘大。』以頌讚曰：

「『斯者眾生尊！　福田無有上；
當供俱供養，　施此祚無量。』

「第二幼童曰：

「『今我無異花，　亦無雜澤香；
斯聖無等倫，　當何以供養？』

「於是一童即脫頸著珠瓔價直百千，以頌讚曰：

「『當以此供養，　無上之福田；
何所明智者，　見斯有所恪？』

「於時二童効彼童子，各各解脫頸著珠瓔，以手執持，而歌頌曰：

「『具供養正覺，　度汎湍江波；
脫無量志意，　住于平等法。』

「爾時一童謂二童曰：『汝等以斯德本何所志求？』一童子曰：

「『其在世尊傍，　右面大聲聞；
智慧尊第一，　吾誓願如斯！』

「二童子曰：

「『猶如世尊傍，　左面大聲聞；
神足超最尊，　吾誓願如斯！』

「於時二童謂一童曰：『族姓子！以斯德本欲誓何願？』一童報曰：

「『如今者如來、　至真等正覺！
普見一切達！　猶若師子步。
炤燿大眾會，　吾身誓若斯！
三界尊第一，　度脫諸十方。』

「時一幼童，這說此已，尋虛空中八千天子俱讚歎曰：『善哉善哉！快說此言，今仁發意，天上世間悉蒙救護。』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時一切達如來正覺邊，有侍者名曰海意，博聞最尊，而告之曰：『寧見三童各執珠瓔而遊來乎？』對曰：『已見。天中之天！』世尊告曰：『比丘！欲知中央幼童，建其志性巍巍難量；一一步中超越百劫終始之患。其一舉足功德之本，當更百臨轉輪聖王，受帝釋位亦復如斯！昇生梵天為梵天王亦當如是！一一舉足功德之本更見百佛。』時三幼童往詣一切達如來所，稽首足下，以寶珠瓔散世尊上。其發小意為聲聞者，所散珠瓔住兩肩上；其一童發諸通慧心，所散珠瓔在於佛上虛空之中，變為交露重閣、棚帳，四峙周障莊嚴平等，化於其中而為床座，如來處之。

「於是一切達如來尋而欣笑。侍者啟問：『唯然，世尊！以何故笑，笑會有意？』如來告曰：『海意！汝覩於斯二童發聲聞意，手執珠瓔散如來乎？』對曰：『已見。大聖！』又告比丘：『欲知二童懼生死難，發怯弱意意求救護，猶是不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欲得聲聞為尊弟子，然後來世皆當得證，一者智慧最尊，二者神足無雙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卿意疑乎？時中央童發諸通慧者，則吾身是！願右面童者，舍利弗是；願左面童者，大目揵連是。舍利弗！觀卿等本時懼生死難，雖殖德本不能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心志怯弱欲疾滅度不能超速，甫因吾法而得無為，今寧覩吾諸通慧耶？汝等之友為佛弟子乃得解脫，以是之故當作斯觀。假使有人欲成滅度，當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所以者何？所言超速，謂諸通慧莫能過者，諦而無欺其乘第一，普安一切群生之類，則諸通慧也。為最微妙特尊無上；為無等倫無有疇匹；為無雙比無能出來，無罣礙乘，一切聲聞、緣覺之乘所不能及，是則名曰諸通慧乘。」

佛時說斯大乘法典，則一萬眾人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應時彼諸大聲聞、賢者舍利弗、大目揵連、大迦葉、離越、阿難、律怛利、分耨文陀尼子、尊者須菩提等，自投于地稽首佛足，俱白世尊：「唯然，大聖！若族姓子、族姓女發大意者，當供養之，微妙解脫處至真行。所以者何？正使百千諸佛世尊為吾等說諸通慧行，不能堪任無有勢力，發通慧心一切慧者無所罣礙殊勝難及，寧令吾等犯五逆罪，在於無間而不中止，不捨於無上正真道意而為聲聞。所以者何？設犯逆罪墜于地獄受諸苦毒，其痛會畢從地獄出而不違遠。無所罣礙諸通慧心，計如今者當何所施無所堪諧，焚燒正真敗壞根原，於茲佛慧無罣礙智非是佛器。譬如終沒之士無益親屬；吾等如是，以聲聞乘而志解脫，捨於一切、無益眾生。譬如此地多所饒潤一切群萌，二足、四足、若多足者。如是世尊！其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天上天下蒙恩獲度。」

## 無吾我品第五

爾時世尊說斯本末向欲竟已，王阿闍世乘駟馬將四部兵象車步騎，往詣佛所稽首佛足，右遶三匝退坐一面，白世尊曰：「唯，天中天！眾生所住，何所依因？何緣而興？何由得罪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已住吾我、人、壽、命者，眾生由此而造罪釁，依猗貪身興緣顛倒，群萌因斯而起災患。」

又問：「其貪身者根原所在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其貪身者無慧為本。」

又問：「其無慧者何所為本？」
答曰：「所念邪支則是其本。」
又問：「所念邪支何所是根？」
答曰：「虛偽是根。」
又問：「虛偽何所是根？」
答曰：「無實諸想是則為根。」
又問：「無實諸想何所是根？」
答曰：「謂無所有無覺是根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無有無覺？」
答曰：「謂無生無有是謂無覺。」
又問：「不生不有當何計之？數在何所？」
答曰：「其不生不有，彼無有計。」
又問：「狐疑之事何因緣起？」
答曰：「其狐疑者從猶豫起。」
又問：「猶豫為何所是？」
答曰：「賢聖所說誠諦之語，聞則懷疑，斯謂猶豫。」
又問：「何所賢聖何言審諦？」
世尊答曰：「其賢聖者，謂除一切愛欲諸見；其審諦者，知一切法悉無所有。」
王阿闍世白世尊曰：「所謂賢聖無所有者，實為虛偽，世尊安住從已勞塵，而造立之猗著于世間，諸賢聖所講說者，而心猶豫，獲不可計殃釁之罪。我乎，世尊！父無愆咎，無所羈綴而危其命。貪國土故或於財寶，迷于榮貴荒於產業，耽利宰民而圖逆害，持疑怵惕不能自寧，若在歡會戲樂無娛；若在中宮婇女嬉遊；若坐、若臥有所決正；若在獨處聽省國事處群僚上，晝夜憂悸不能捨却沈吟之結；不歆飲食，雖有美饌不以為甘；其目昧昧所覩瞢瞢，顏貌憔悴心恒戰灼所處不安，畏壽終後墜于地獄。仰惟如來！其恐怖者能使無懼；其盲冥者惠授眼目；其沈沒者而拯拔之；遭苦惱者使獲大安；無所歸者而受其歸；其無護者而為救濟；其貧窮者給施財業；其有病者消息療治；其墮邪徑示以正路；其在正路為興大哀；其心忍勞不以為患，等恤群黎其慈堅固究竟本末，不以苦樂而有動轉。「如來所興救度眾生，無所遺漏不捨一人。私怙世尊！垂恩安慰除其惶懅，孤無有救惟為作救，令飢渴者而得飽滿，今已虛乏而欲覲地惟蒙扶接；今無所歸願受其歸；今已沈沒願加拯拔，我身得無墮大地獄至于無擇。唯然，大聖！如應說法決我狐疑，解散愁結令無猶豫，使其重罪而得微輕。」
於時世尊而心念曰：「王阿闍世所說聰達而甚微妙，所入之法甚為優奧，其餘人者莫能堪任為決狐疑令無餘結，其惟濡首能雪滯

礙。」
時舍利弗承佛聖旨，謂王阿闍世：「欲辨疑惑，當饌餚饍請濡首童真，則當決王虛偽、塵勞、狐疑之結，鎮安國土及與中宮，受王床榻眾諸供饍，中宮婇女及諸侍從獲無量福，羅閱祇城摩竭大國，無數眾生皆亨利議。」
阿闍世王即前啟白濡首童真：「惟加愍哀，與其營從受小飡食。」
濡首答曰：「大王且止！已具足供。於正法律未有是記，受于衣服若食饍具悕望加哀。」
王則又曰：「當何陳露呈現丹赤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假使，大王！聞深妙業殊特真議，不恐不怖、不以畏懅、不以震慴、不難不懼，乃為加哀。正使，大王！不想念法，亦非無想，無想不想，如是行者乃為加哀。縱使，大王！不想去心亦無不想，不念來心亦無不想，於現在心亦無所受，乃為加哀。設使，大王！不墮邪見亦不滅除；亦無所見亦無不見，乃為加哀。」
王阿闍世又白濡首曰：「今之所說悉法所載，惟見愍傷當受其請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王當知之！法律所載，不以恩施供養分衛衣食之饍。若使，大王！不計有我、不計有人、不計有壽、不計有命，乃為加哀，為受供施。設使，大王！不自愛身、不愛他人，悉無所取，乃為加哀。假使，大王！不攝斂心、不計因緣、不在陰種諸入之事，無有內法無有外法，不受三界不度三界，無善不善無德不德，不處於世亦不度世，無罪無福，亦無有漏亦無不漏，亦不有為亦不無為，不捨生死不受滅度，是為加哀。」王答曰：「唯然、濡首！吾當啟受如斯法議，以是之故當就余請，哀垂愍傷下劣徒類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王當了之！設使諸法，有所猗者、有所受者、有所得者、有所救護，則不蒙哀，不得至安。如使於法，有所著者而為想念，有所立處而為放逸，皆為依著想念有處放逸之護。設使，大王！究竟望畢，極至永安乃無有患，如令大王復有所作，則不荷哀不至安隱。」
王阿闍世又問濡首曰：「受何所法而無有患至無所有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若了空者，而無所作，亦無所不作；無想無願，亦無有作，亦無不作。若使，大王！有所造立而為行者，身口意行則是所作。假使不有所作，亦無所行，以身口意而無所造，則無所作。是故，大王！一切諸法悉無有相，其無所行無所有者，則是其相。」
又問濡首：「何謂所行而無所行，不有所造亦無不造，不增不減？」

濡首答曰：「假能不念過去已盡，不念當來未至，不念現在而無所起，不想有常無常，是為無行亦無不行，其能等色於諸因緣，而為眾緣不增不減。」
又問濡首：「塵勞之欲為是道乎？云何與合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王意云何？其曰明者與冥合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日明這出眾冥[梳-木+日]滅。」
「王寧別知冥所去處乎？在於何方積聚何所？」
答曰：「不及。」
濡首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興道慧者塵勞則消，不知塵勞之所湊處，亦無有處、無有方面，以是之故當了知之，道與塵勞而不俱合，又等塵勞則名曰道。等於道者塵勞亦等，塵勞與道等無差特，一切諸法亦復平等。假使分別如斯議者，塵勞則道。所以者何？以塵勞故現有道耳！塵勞無形亦無所有，其求塵勞者則為道也。」
王又問曰：「云何求於塵勞而為道乎？」
濡首曰：「設有所求不越人心，亦不念言是者塵勞，是為道也。以是之故塵勞為道，其塵勞者亦入於道。」
王又問曰：「云何塵勞而入於道？云何為行？」
濡首曰：「於一切法而無所行，乃為道行；於一切法亦無不行，是為道行。」
王又問曰：「行道如斯為何歸趣？」
濡首曰：「如是行者為無所趣。」
王又問曰：「道豈不至泥洹乎？」
濡首問曰：「寧有諸法至滅度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濡首曰：「是故，大王！至無所至為賢聖道。」
又問曰：「其賢聖者為何所處？」
濡首曰：「其賢聖道則無所住。」
又問曰：「其賢聖道，不處禁戒博聞定慧乎？」
濡首曰：「賢聖戒者，無有行相、無放逸相為聖定意；無所著相為聖定意；無所念相為聖智慧。王意云何？其無所行無有放逸，有所處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濡首曰：「以是之故，王當知之，無所住者則賢聖道。」
王又問曰：「族姓子、族姓女云何向道？」
濡首曰：「假使所求不覩諸法有常無常，亦無所得，不計諸法有淨無淨、有空無空、若我無我、若苦若樂；於諸法者亦無所得，不見諸法在於終始若滅度者，如是行者為向於道。」

王阿闍世白濡首曰：「以是之故惟當受請，因斯使余離諸顛倒，令得解脫分別淨行，與諸眷屬而就宮食。」
濡首曰：「向者說之，悉無所有、無有生者，無有善哉與不善哉！其無所有、無有解脫，其解脫者則無所有，亦無解脫亦無脫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皆自然淨。」
爾時世尊告濡首曰：「受阿闍世王請，以此之緣令無數人逮得利誼至安隱度。」
濡首童真見世尊勸，則言：「唯諾、當受其請，不敢違失如來教故。」
阿闍世王歡喜踊躍，已見受請善心生焉，稽首佛足及濡首童真、一切聖眾，便退還出請舍利弗：「濡首眷屬為有幾人？」
舍利弗答曰：「五百人俱而當往就。」
王入于城還於宮中，即夜興設若干食饍百種之味，施五百榻，無量坐具而敷其上，莊嚴宮殿懸繒幡蓋，燒名雜香而散眾花，及四衢路普城內外，皆悉掃除灑以香汁，令國人民男女大小，莊挍嚴飾齎持香花，咸俱奉[這-言+印]濡首童真！

## 總持品第六

於是濡首於初夜中，從其室出而自思念：「吾身不宜與少少人眷屬而俱就於王請。今吾且當詣異佛土請諸菩薩，皆令普聞講說經法斷諸狐疑，就阿闍世王宮而食。」
濡首童真如勇猛士屈伸臂頃忽然不現，斯須超越八萬佛國，至于東方常名聞界，其佛號離聞首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今現在說法，為諸菩薩說清淨典。其佛世界，如來一時等轉六度無極，自然通達，具足廣宣不退轉法。其佛國土，一切諸樹若干種花，菓實茂盛，每從其樹常自然出佛聲、法聲、不退轉輪菩薩眾聲，是故世界號常名聞。斯道寶聲常不斷絕，故曰常名聞。
濡首童真詣離聞首佛所，稽首足下白其如來：「唯然，世尊！遣諸菩薩與余俱往至于忍界，詣阿闍世宮而就其請。」
離聞首如來告諸菩薩曰：「諸族姓子！與濡首俱詣忍世界，從意所樂。」於是會中二萬二千菩薩大士同時發聲應：「唯，世尊！我等願與濡首俱詣忍界。」
於是濡首與二萬二千菩薩，從常名聞國忽然不現，至於忍界自處其室。濡首會諸菩薩大士，而於初夜說總持法。
「何謂總持？所以總持統御諸法(一)。心未嘗忘(二)。所至無亂(三)。其心未嘗有捨廢時(四)。學智慧業(五)。精覈諸法審諦之義(六)。分別正慧(七)。得果證者但文字耳(八)。度至寂然(九)。條列

一切諸法章句(十)。攬賢聖要(一)。不斷佛教(二)。不違法令(三)。攝取一切賢聖之眾(四)。於諸經法部分典籍(五)。入於一切殊絕智慧(六)。不著眾會亦不怯弱(七)。遊步眾會宣揚經典無所畏憚(八)。出諸天音料簡明智(九)。於天、龍、神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，探暢其音而為說法(二十)。出釋梵音(一)。覺了平正知諸根原(二)。識練邪見諸所立處(三)。總持觀察一切眾生根原所趣(四)。所住等心(五)。於世八法而不動轉(六)。具足一切真正之法(七)。隨其罪福報應果證而為說法(八)。興發眾生所造志業(九)。立諸群黎處于禁戒(三十)。其慧普入(一)。為諸眾庶代負重擔(二)。不以勤勞而有患厭(三)。解脫諸法本性清淨(四)。以斯本淨而為人演(五)。以本淨慧解說道誼(六)。慧無罣礙(七)。習設法施(八)。其心堅固未嘗懈倦(九)。有所說者無有疑結(四十)。不貪一切供養利入(一)。而不忘捨諸通慧心(二)。力勵集累眾行基靖(三)。布施無厭而每勸助於諸通慧(四)。禁戒無厭以斯勸化一切眾生(五)。忍辱無厭求佛色像(六)。精進無厭積眾德本(七)。一心無厭修行專精使無眾冥(八)。智慧無厭入一切行(九)。以道法業於此一切而無所生(五十)。

「諸族姓子！所謂總持，攝取一切不可思議諸法要誼，持諸法無所行無行，故曰總持。

「又族姓子！其總持者攝持諸法。何謂總持諸法？攬執諸法一切皆空、攬執諸法一切無想、攬執諸法一切無願；離諸所行寂寞無形；悉無所有亦無所覺；亦無所行無有處所；亦無所生亦無所起；亦無所趣亦不滅盡；無來無往亦無所壞；亦無所度亦無所敗；亦無所淨亦無不淨；亦無所嚴亦無不嚴；亦無所著亦無所有；亦無所見亦無所聞；亦無所忘亦無所教；亦無有漏亦無想念；亦不離想無應不應、亦無顛倒亦無滿足；無我無人無壽無命；亦無放逸亦無所受、亦無所取亦無殊特，猶如虛空無有名聞、亦無所獲無所破壞、亦無有二。審住本際，一切法界、一切諸法，住於無本。是謂總持。

「又族姓子！一切諸法，譬若如幻而悉自然。總持諸法，自然如夢、自然如野馬、自然如影、自然如響、自然如化、自然如沫、自然如泡、自然如空。分別諸法而如此者，是謂總持。」

濡首曰：「譬如，族姓子！地之所載，無所不統，不增不減，亦無所置，不以為厭。假使菩薩得總持者，則能利益一切眾生，恩施救濟無央數劫，眾德之本至諸通慧，心而總統持，亦無所置，不以為厭。
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於斯地上，一切眾生而仰得活，兩足四足靡不應之。菩薩大士得總持者亦復如是，於群生類多所饒益。
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藥草、樹木、百穀、眾果皆因地生。假令菩薩逮得總持亦復如是，便能興闡一切德本諸佛之法。
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地之所載亦無所置，亦不憂慼，不動不搖，不以增減。菩薩如是亦無所置，不以憂慼，不增不減，亦不動搖。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於斯地上悉受天雨不以為厭。菩薩如是逮總持者，悉受一切諸佛典誥，及諸菩薩一切緣覺、聲聞之法，餘正見士、平等行者、沙門、梵志、一切眾生，天上世間聞其說法不以為厭，聽所說經不以為倦。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地之所種皆以時生不失其節，亦不違錯應時滋長。菩薩如是逮得總持，統攝一切諸功德法，不侵欺人，亦不失時，具足所行坐於佛樹，處在道場至諸通慧。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勇猛高士在於邦域而入戰鬪，降伏怨敵無不歸依。菩薩如是得總持者，處於道場坐於佛樹，降伏眾魔。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撿一切法有常無常，若微妙者安隱非我，及計無常、及諸瑕穢、及苦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惟族姓子！已離二故，則謂總持。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虛空無不受持，亦非總持亦無不持。菩薩如是得總持者，攬攝一切諸法之要。
「譬如，族姓子！一切諸法及諸邪見，皆悉為空悉總持之。菩薩如是得總持者，無所不攬。總持如是，救攝一切諸法之誼，是為，族姓子！計總持者無有盡時。已無有盡則無放逸；已無放逸則處中間；已等處者即無有身，則虛空界已如虛空，虛空及地則無有二。」
濡首童真說此言時，五百菩薩得斯總持。

## 三藏品第七

時濡首童真於中夜為菩薩大士講三篋藏菩薩祕典。「何謂菩薩篋藏祕要？都諸經法無不歸入於此篋藏。若世俗法度世法、有為法無為法；若善法不善法、有罪無罪法、有漏無漏法，悉來歸趣入菩薩藏。所以者何？菩薩篋藏經典要者，曉了一切諸法之誼。譬，族姓子！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百億四天下大地、百億日月、百億須彌山王、百億大海，悉卷合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。如是，族姓子！若凡夫法及餘學法；若聲聞法緣覺法；若菩薩法及與佛法，悉來入歸菩薩篋藏。所以者何？菩薩篋藏一切攝護，聲聞、緣覺將養大乘。譬，族姓子！其樹根株堅固盛者，枝葉華實則為滋茂。
「又族姓子！設有攝取菩薩篋藏菩薩大士，則為攝取一切諸乘，將養一切眾德之法。菩薩藏者名無量器，所以名曰無量器者，譬如大海受無量水，為包含器不可計實。諸龍、鬼、神、揵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睺勒及眾生類、在禽獸者，含受此等為無

限器。菩薩藏者經典祕要亦復如是，為無限施、聞、戒、定、慧、度知見器，以故名曰菩薩篋藏。譬如含血之類生大海者，以生於彼不飲餘水惟服海水。菩薩如是行菩薩藏，不於餘法有所造行，惟常修行諸通慧誼，以故名曰菩薩篋藏。

「又族姓子！菩薩有斯三篋要藏。何謂三？一曰聲聞，二曰緣覺，三曰菩薩藏。聲聞藏者，承他音響而得解脫。緣覺藏者，曉了緣起十二所因，分別報應因起所盡。菩薩藏者，綜理無量諸法正誼自分別覺。

「又族姓子！其聲聞乘無有三藏，其緣覺者亦無斯藏，諸所說法菩薩究練三藏祕要，因菩薩法而生三藏——聲聞、緣覺、無上正真道，故曰三藏。菩薩說法勸化眾生，令處三乘——聲聞、緣覺、無上正覺，是故菩薩，名曰三藏。有斯三藏無餘藏學。何謂為三？聲聞學、緣覺學、菩薩學。何謂聲聞學？但能炤己身行之相；緣覺學者是謂中學；行大悲者謂菩薩學，至無量慧攝取大哀。其聲聞者，不學緣覺之所學者，亦不曉了；其緣覺者，不學菩薩所學，亦不曉了。又菩薩者，悉學聲聞所遵學者，皆曉了之不願樂彼，亦不勸助修其所行；學於緣覺所遵學者，悉曉了之不願樂彼，亦不勸化使修其乘。又菩薩者，學於菩薩當所學者，悉曉了之，願樂勸修其乘所行，勸所行已則說聲聞所行解脫，亦講緣覺所行解脫，分別菩薩所遵解脫。如是，族姓子！其有曉了此所學者，是則名曰菩薩篋藏，如琉璃器有所盛者，應時一切示自然性如琉璃色。

「如是，族姓子！菩薩假使入菩薩藏，所可遊居於諸法者，見一切法悉為佛法。菩薩假使入菩薩藏，不覩諸法而有處所，設有覺了諸佛乘者，不見諸法之所像類，其不學於菩薩學者，則見諸法而有處所。設學菩薩之所學者，不見諸法而有處所；設學菩薩之所學者，不見諸法有所住處，其不修行，計斯一切皆為自然。如是，族姓子！假使菩薩入菩薩藏，在在所行所遊諸法，一切悉見諸佛之法。假使菩薩入菩薩藏，不見諸法有所像類，設使曉了諸佛法者，則亦不覩諸法之處。學菩薩學，不見諸法之所歸趣，其不修觀，彼則覩見一切諸法，而有逆順。一切眾生覩不順者，菩薩皆見諸法順正。覩於諸法，無有一法非佛法者，是故名曰菩薩篋藏。

「又族姓子！菩薩藏者說無崖底，文字所演順而應時不可計量，所立之處不可思議，垂顯光明靡不通達，無有邊際莫不炤曜，多所利益悉令歸趣，於諸通慧而令群萌悉樂無本。假使有學，於彼學者、甫當學者，一切悉當入此菩薩篋藏，則至大乘。已欲學者、方當獲者、其不至者，悉使得至而令普入。」

如是濡首為諸菩薩眾會者，在於中夜說菩薩藏經典祕要，廣分別演誼歸所趣。

## 不退轉輪品第八

濡首童真復於後夜，為諸菩薩大士，廣宣講說不退轉輪金剛句跡。「何謂不退轉輪？又族姓子！所以名曰不退輪者，如今菩薩說經法時，若來聽者悉獲誼歸不復迴還，便而講說不退轉輪令其信樂。不退轉輪菩薩行者，不為眾生造若干行；不為諸法修若干行；不於諸國土興若干行；不於諸佛尊若干行；不於諸乘行若干行。一切所至而悉普見，轉於法輪不壞法界，是謂乃為轉於法輪，是故名曰不退轉輪。彼所轉輪而無斷絕；其輪修理無有二輪；其輪如是如悲哀輪；其輪所趣自然之誼在己所至；其輪所趣法界場輪。

「又族姓子！假使菩薩信樂於斯不退轉輪，則得解脫己身之患，則為信樂一切所信、一切所想，如來所興悉亦信之，以信得脫。於如來者，無有二脫亦不說二，如其如來相好解脫，諸法之相一切法想，信如來脫則無有想，已離脫相則至自然濟于己身，如是之行莫能勝者，亦莫能踰於斯慧者，是故名曰不退轉輪。

「又族姓子！不退轉輪不退于色，色自然故；痛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，識不退轉，識自然故。所以者何？則不退轉一切諸法，猶如無本則為法輪，是故名曰不退轉輪。其法輪者無有邊限，無維無隅無有斷絕，無常輪故；其法輪者亦無有門，無有二故，則法輪門；其法輪者無能轉者，無所轉故；其法輪者亦無所說，法輪無言故；其法輪者亦無名稱無所顯曜，輪無獲故；又復計此不退轉輪入於空，無所遊相故；澹泊門者，無來相故；普有所至，為空相故；一切等御本淨無相，是故名曰不退轉輪。

「又族姓子！不退轉輪有所遊行而有所至，是故名曰不退轉輪。有所放捨徑有所至，是故名曰不退轉輪。」

如是濡首謂諸菩薩：「又族姓子！所以名曰金剛句跡，一切諸法皆悉滅寂。何謂滅寂一切諸法？又族姓子！已了空者金剛句跡也，消諸邪疑六十二故；其無想者金剛句跡也，斷絕一切諸想念故；其無願者金剛句跡也，皆度一切五趣有為令滅寂故；其法界者金剛句跡也，超越若干諸疆界故；其無本者金剛句跡也，致無我滅寂故；離色欲者金剛句跡也，蠲除貪欲諸所有故；緣起行者金剛句跡也，不壞本性故；察無為者金剛句跡也，見諸法自然故。」

濡首童真為諸菩薩竟於三夜普分別法，彼諸菩薩皆得親近光明華三昧，菩薩設逮於此定者，一一毛孔放百千光；一一光明化現百千諸佛儀容。又斯諸佛天中之天所在佛土，現作佛事開導眾生，群萌蠕類迎逆接納聽受法教。◎

## ◎變動品第九

爾時王阿闍世明旦早起，詣濡首所，而稽首曰：「供具已辦，時至可行。」
賢者大迦葉晨朝夙興，著衣持鉢與諸比丘五百人俱，欲入舍衛大城分衛，於中路念：「吾行分衛，時如大早，寧可造見濡首童真！」這設斯念尋便往至，則與濡首言談敘闊演說堅要。
濡首而謂之曰：「唯，大迦葉！晨何所湊？」
答曰：「欲行分衛故來諮受。」
濡首曰：「今當就吾食所設饍與眷屬俱，吾當與仁分衛之具。」
迦葉答曰：「供具已達，吾以法故而來至斯，不以食饍。」
又曰：「迦葉！惟當受請。供受二事，大法供養，飲食之饍，言不釋法亦不失食。」
迦葉答曰：「鄙等之舉以用法故絕饍不食，盡其形壽志在於法。所以者何？不從他人乃能得致。如斯法門如從仁者所說正誼。」
又問：「今者濡首及諸菩薩為於何食？」
濡首報曰：「吾等所食及施與者，亦不長益亦不耗減；不動生死不近泥洹；亦不超度凡夫之地，亦不證明賢聖之法；不越聲聞不捨緣覺。吾等當說彼之所請，其布施者，亦不淨除慧與所識，不損而益不至解脫，於諸經法亦無所興，亦不得法亦無所釋。」
迦葉答曰：「是為大施無極廣施，已入無本之所致也。」
爾時濡首心自念言：「今日入城，寧可如佛感動變化。」應時以眾神足變動三昧而為正受。這以是定為正受時，尋即一切於是三千大千世界普悉等住平若手掌，普此佛國其大光明靡不周遍，其在地獄遭苦患者即時休息，畜生、餓鬼諸不安者尋獲安隱，眾生之類心悉開解。無婬、怒、癡，無慳嫉者，亦無諛諂，無有瞋恚、憍慢之結，無所興起亦無熱惱。爾時眾生展轉相瞻如父如母。覩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欲行天子、色行天子悉來集會供奉溥首！鼓樂絃歌倡伎百千，雨於天花嚴治途路。
濡首童真這興斯定，從其室宇至于城門，自然莊嚴途路平整既廣且長，皆以七寶無央數珍，若干挍飾自然出現，不可計寶化為寶塹，中生蓮花、芙蓉、蘅花充滿煒曄，塹上化造珠交露帳，而起幢幡、繒綵、花蓋，其塹周匝遍有欄楯，欄楯左右皆有寶樹而甚高大，以諸寶繩展轉連綿繫諸寶樹；一一寶樹邊有寶架，皆置香爐燒諸名香；一一香爐燒諸香者聞四十里；諸樹中間化寶浴池，有八味水盈滿，池中底悉金沙，以寶欄楯周匝繞池，琉璃為崖，悉生青蓮、芙蓉、蘅華。諸寶樹下以寶為地，一切寶地列寶香瓶而燒名香；一一寶樹五百玉女儼然羅住，各各建立布施之德。
濡首這以斯定，三昧正受應時即有，為彼異學外道之師示現變化，巍巍無量靡不亘然。

濡首童真則從坐起，著衣持鉢而欲發行，謂迦葉曰：「唯，大迦葉！便可在前吾今尋後。所以者何？尊大迦葉年即耆宿，素修梵行久為沙門，未見如來而出家學，計於世間所有羅漢皆從仁後有所啟受，以是之故宜當在前，吾今在後。」

迦葉答曰：「計於法律不以年歲而為尊長，法律所載智慧為尊，神智聖達乃可為尊；博聞才辯乃曰為尊；諸根明徹乃曰為尊，法律所記以斯為尊。由是計之，濡首童真智慧巍巍博聞普達辯才無礙，曉了一切眾生根本，以是之故最長弘遠，仁為大尊宜當在前，余應在後，今欲假喻分別此誼。」迦葉又曰：「譬師子之子這生未久，雖為幼少氣力未成，其師子子有所遊步，其氣所流，野鹿諸獸聞其猛氣皆悉奔走。若有大象而有六牙，其歲六十又身高大，若以革繩繫之三重，聞師子子威猛之氣，恐怖畏懅跳騰盡力，斷三重繫馳走奔突，入于山谷、谿澗、林藪、巖樹之間，若入大水而自沈沒。樹禽櫟翳走獸藏竄，水居魚鼈潛逃于淵，又諸飛鳥翔翱虛空。發意菩薩亦復如是，假使發意智慧道力未孚成就，心猶憍仰習師子步，過諸聲聞、緣覺之路，一切眾魔自在宮殿，志懷恐懼不能自安。設師子子見餘師子威力猛勢，若師子吼，聞其音聲不恐不怖，亦不懷懅無所畏難，益以踊躍衣毛悅澤，乘其力勢亦當鳴吼。如是濡首大士聞佛師子吼時，不恐不怖亦不懷懅無所畏難，歡喜踊躍安心生焉，吾亦當習猶如今佛師子之吼。假使有說平等正真、聲聞、緣覺，如來為尊，發意菩薩則是為本，斯言至誠平等無邪。所以者何？由是出生一切諸法而普顯現，以故明知濡首為尊，其年幼少則是聖長，宜當在前，吾當從後。」

濡首童真尋在前行，菩薩次之，諸聲聞眾乃繼其蹤。濡首這向嚴莊寶路則雨天花，無數伎樂不鼓自鳴，應時其地六反震動，其大光明靡不灼徹。

於時濡首所現變化威神感動，放大光明雨花香熏，諸音樂聲相和而鳴入王舍城。王阿闍世籌慮：「濡首與二萬三千眾菩薩俱，及諸聲聞眷屬圍遶，而來進路即懷恐懼，今吾整設五百人供，來者猥多，安能周遍當焉所坐？以何飼之？」心又念言：「濡首童真果相疑誤則發此心？」

應時濡首威神聖德之所建立，息意天王即自化身金仳鬼神，變微妙體，則謂王阿闍世曰：「大王且止，勿以為慮、無用勞悒。濡首童真善權方便智慧無極，現大功德威靈赫奕，恢闡神力光祚堂堂昇路來臻，一人之食能以周遍三千大千世界，眾生疇類悉令充滿，何況於斯二萬三千眷屬來者？以是之故不足勞慮。大王且安，勿復加供，一切來者悉當豐足。所以者何？濡首大賚，求得無盡眾祐難量。」

王阿闍世應時踊躍不能自勝，則以弘意念於濡首如佛世尊！
王阿闍世與諸群臣中宮官屬，齎持花香雜搗澤香，衣服之具幢幡繒蓋，伎樂琴瑟、箜篌，奉迎濡首，稽首禮畢，侍從濡首入城歸宮。濡首與諸眷屬初入城時，城內蒸民各齎所有以來供養。
時於會中，有一菩薩名曰普觀。濡首告曰：「卿，族姓子！使其殿舍包容會者。」尋即受教察其左右，而普周觀阿闍世殿，自然寬大懸繒花蓋跱立幢幡，其地平博散眾花香。
復有菩薩名曰法超。濡首告曰：「卿，族姓子！嚴辦眾座。」應時受教舉手彈指，於彼殿館二萬三千床座自然具足，若干種飾微妙莊嚴，無數座具而敷其上，濡首童真諸菩薩眾悉俱就座，聲聞次之。
王見濡首與諸菩薩聲聞坐畢，前自啟白：「且待斯須增辦供具？」濡首答曰：「大王自安，自當備足勿以為勞。」
時四天王與其眷屬，悉來供侍濡首童真，又天帝釋、良善夫人及餘玉女無央數千，齎持天上栴檀雜香、蜜香、搗香，以用供散一切菩薩及諸聲聞。時諸菩薩見諸花香及諸玉女，無玉女想、無花香想。梵忍跡天化作梵志摩納之形，手執拂扇住侍濡首左面，以扇扇之；諸梵天子各執拂扇，侍諸菩薩立而扇焉；無梦龍王不現其身，在於虛空垂貫真珠，從其貫珠出八味水，清涼且美供給所當；其諸菩薩一切聲聞，其前各各有垂貫珠，而出美水亦給所用。
王阿闍世心自念言：「是諸菩薩而不齎鉢。當於何食？」濡首知王心念，而告之曰：「斯諸正士有所遊至不齎鉢行，所可遊行諸佛國土，這坐欲食鉢自然至。斯諸菩薩本所建立，又彼如來昔所造願，鉢從虛空來在于掌。」
王阿闍世問濡首曰：「是諸菩薩從何佛國來？世界名何？如來正覺號曰何等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世界名常名聞，如來號離聞首，今現在說法。是諸菩薩從彼而來就於仁食，欲得聽省王之狐疑所懷虛妄。」
時諸菩薩志所建立，如來本願，鉢於空中自然飛來，投於無梦八味浴池洗滌清淨。諸族姓子、二萬三千諸龍、采女，各齎香著諸菩薩掌中。
時王見茲倍用踊躍，則前稽首濡首童真！濡首童真而告王曰：「可設供饍，宜知是時。」王即受教則便陳列，若干種食琦妙珍膳，供具悉遍食不消滅。如是阿闍世本所供施五百人饍，悉令二萬三千皆得飽足，飲食如故。
阿闍世王白濡首曰：「今饍如故而不消賜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如今仁者狐疑未盡，疑不盡故猶斯食饍用不消索。」
時諸菩薩飯食畢竟，尋以其鉢跳擲空中，鉢處虛無，無所依據而不墮落。

王阿闍世問濡首曰：「今斯諸鉢為何所止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猶如大王狐疑所存，今此諸鉢亦處於彼。」
時王答曰：「鉢無所立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猶如大王所有狐疑亦無所立，今此諸鉢無所依據而不墮落，諸法如是，悉無所有亦無所住，以是諸法亦無墮落。」◎
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中

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下

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

## ◎決疑品第十

於是王阿闍世見諸菩薩及聲聞眾食訖澡畢，更取卑榻於溥首前坐，欲聽聞法：「惟願溥首解我狐疑。」
溥首答曰：「大王所疑，江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。」
時王自省無救無護，從榻而墮，如斷大樹摧折擗地。
大迦葉曰：「大王自安，莫懷恐懅、勿以為懼。所以者何？溥首童真被大德鎧，善權方便而設此言，可徐而問。」
時王即起問溥首曰：「向者何說：『江河沙等諸佛世尊不能為我而決狐疑？』」
溥首報曰：「王意云何？諸佛世尊緣心行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溥首又問：「諸佛世尊發心行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諸佛世尊滅心行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諸佛世尊行有為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諸佛世尊行無為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諸佛世尊所教行無為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溥首又曰：「王意云何？其諸法者而無有行，無有行者無所歸趣，寧能有人教化於法決斷之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王當了之，吾以是故而說斯言：『王之狐疑，江河沙等諸佛正覺所不能決。』復次大王！假使有人而自說言：『我以塵冥灰烟、雲霧污染虛空。』寧堪任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能污。」
溥首又問：「設令，大王！吾取此空洗之使淨，寧堪任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能。」
溥首報曰：「如是大王！如來之身曉了諸法猶如虛空，成最正覺自然淨者無所染污。以是之故，何所有法而染污者見逆限乎？豈可決

了若淨除乎？大王等觀於斯法誼，吾以是故向者說言：『江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了。』

「復次大王！諸佛世尊不得內心而有所住；不得外心而有所住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自然清淨無有處所，自然淨者無有處所，無有志願、有所住者。所以者何？得自在哉，諸法自然故。無自然哉，諸法無興立故。無蹉跌哉，諸法無所有故。無所有哉，諸法離形貌故。無形貌哉，諸法虛無故。無蔽礙哉，諸法無教相故。無教化哉，諸法自然無所有故。離所有哉，諸法釋歸趣故。無歸趣哉，諸法無別離故。無別離哉，諸法無所生故。無所猗哉，諸法自然淨故。心性淨哉，諸法無分如空等故。無倫比哉，諸法無伴黨故。無侶哉，諸法離於二故。無有二哉，諸法澹泊故。無量哉，諸法無斷絕故。無邊際哉，諸法無崖畔故。無誠諦哉，諸法顛倒從不誠諦而有所住故。無顛倒哉，諸法常淨得安已故。有常哉，諸法無歸嚮故。清淨哉，諸法本淨因明達故。已自然哉，諸法無我而顯曜故。安隱哉，諸法無想念故。無猶預哉，諸法內寂然故。無欺妄哉，諸法究竟無誠諦故。靜寞哉，諸法澹泊相故。無吾我哉，諸法除於我故。無穿漏哉，諸法解脫相故。趣寂滅哉，諸法離所念故。無恐懼哉，諸法離若干故。造一等哉，諸法等御脫故故。慌忽哉，諸法不想本際故。無有想哉，諸法無壞閑默緣故。順空哉，諸法離眾見故。無有願哉，諸法離三世故。斷三世哉，諸法無去來今故。無為等哉，諸法究竟無生故。

「王意云何？彼法無生亦無所起，亦無所有無有真諦。豈能有人污染之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溥首曰：「彼法寧可決斷不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溥首又曰：「一切諸法等如泥洹，如來解此致最正覺。猶是之故，王狐疑者不可決斷。是故大王！不可修行有所造立，不從倒心，當修造立真諦之觀，觀於無本。設能察者，則於諸法而無所受，亦無所曉，不與遊居。若使大王不與諸法俱遊居者，斯乃為信；其有信者乃為寂寞；其寂寞者乃自然淨；自然淨者乃無所造；無所造者一切諸法則無有主，彼則造忍一切諸法無有造者。王當知之，無所造者則為滅度，計彼諸法亦無所造無所破壞；亦無有造亦無不造，斯謂滅度。

「假使，大王！順此脫者則平等脫，以等脫者則於其法無趣無逮、不增不減。所以者何？於一切法無所利誼，亦無所求諸法無本，其無本者則無所生；無所生者則亦無本；其無本者等無差特，故曰無本無異。設使大王解信無本，一切狐疑自然為斷。

「又若大王！眼無染污亦無所淨，眼之自然為無本故，無本自然則曰眼矣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心，亦復如是！心者，大王！無有染污亦無所淨，心之自然為無本故，無本自然則曰心矣！王當了之，色無染污亦無所淨，色者自然為無本故，無本自然則曰色矣！痛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！識無染污亦無所淨，識之自然為無本故，無本自然則曰識矣！王當了之，一切諸法無有染污亦無所淨，諸法自然為無本故，無本自然則曰諸法。心無形色亦不可見，無所危害、無有處所、無有言教。譬若如幻，不處於外不處於內，心者本淨而自然明。設心淨者，則無染污亦無所淨。

「王當解此，其本淨心不可染污、無有淨者、無有虛妄、亦無所著無所危害，因無諦想而有所造無諦思想。設有所住，凡夫愚騃猗欲塵勞，彼則何謂？無有誠諦則而發起無誠諦想，其無誠者則不興諦，一切諸法住不真諦，以存於彼無誠諦想。譬如，大王！喻此虛空，無色無見不可執持，亦無所捨亦無言教。假使有人而說言曰：『今此虛空無色無見不可執持，亦無所捨無有言教，吾今欲以塵、烟焰、雲霧污染虛空。』」

王答曰：「不能。」

溥首曰：「如是大王！心本之淨自然顯明，則不可以塵、烟焰、雲霧蔽礙污之。譬如塵、烟焰、雲霧住於虛空，終不染空而為垢污。如是，大王！發吾我相謂是我所，因鑒緣結為婬、怒、癡，不污心法，不污心法自然之淨。是故，大王！仁者於彼勿懷狐疑。

「王欲知之，其過去心及當來心則無形貌，其當來心及過去心亦無形貌，現在心者無所依猗亦無所有。前心所念不礙後心，後心所念不礙前心，其現在心亦復如是！明知於彼而造斯觀，心無所有亦無不有。過去心者以滅盡，未來心未至，現在無住，覩見諸法當來無住，蠲除諸見無所怪者為解脫故；清淨想者諸法離垢，普等于世普等於明；無所生者無有言教，及無言教無處不處。世尊所說寂然之議，其寂然者計於彼法則無有處。假使有人求處言教推索諸法，設使，大王！在於諸法而無所念，則除一切狐疑之結，而於諸法無所決除。所以者何？其狐疑者，與法適等而無差特，故曰法界御於平等。一切諸法及與法界，於此諸法當御平等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則入法界，設等法界則等諸法，是故名曰法界平等一切諸法，其法界者等御諸法。」

說是語時，王阿闍世得柔順法忍，歡喜踊躍心獲大安，尋即叉手歎曰：「善哉！快說斯言辯除余疑。」

溥首答曰：「王當知之，斯為大冥狐疑之結也。如王究竟釋一切法，而說斯言。」

「善哉溥首！快說斯言辯除疑惑。」王又答曰：「以為滅盡吾諸陰、蓋，假使我身命終沒者則當至道？」
溥首答曰：「是為大王之甚疑礙，乃欲究竟一切諸法至於滅度，乃能悕望想於泥洹，究竟泥洹一切諸法，而復望想於滅度乎？究竟泥洹者，諸法本淨而無所生。」
爾時王阿闍世取軟妙衣價直百千，即以手持奉上溥首，欲報法恩而覆其身。溥首童真忽然不現，不見其身何所歸趣，空中聲曰：「如今大王而不覩見溥首之身，觀其狐疑亦當如斯！如見狐疑，見一切諸法亦復如是。如觀諸法所見如是，見無所見。」又曰：「大王！所見身者以衣與之。」
次于溥首，有坐菩薩名慧英幢，王阿闍世以衣與之。於時菩薩不肯受衣，而說斯曰：「吾不欲脫於所有，亦不瞋恨、亦不滅度。吾亦不近於凡夫法而受斯衣；亦不從度凡夫行者、不從學者；亦復不從度塵法者；不從不學、不從無學而度法者；不從緣覺，亦復不從度緣覺者而受斯衣。吾亦不從如來所受，亦不從度如來法者而有所受。假使大王不行斯法不捨此法，吾乃從彼而有所受。所當受者若有施者，俱同一等而無差特。如此施者，則為清淨眾祐所說。」王阿闍世則以其衣著慧英幢身，即於座上忽然不現，已於空中復聞聲曰：「其身現者以衣施之。」
次有菩薩名信喜寂，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其菩薩曰：「吾亦不從自見身如有所受；不從見他、不從見著塵而有所受；不從離塵、亦不從寂猗而有所受；不從無猗、不從定意、不從亂志、不從智慧、不從無慧而有所受。」王即以衣著菩薩上，則亦不現，而於空中如有聲曰：「有現身者以衣施之。」
次有菩薩名不捨所念，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於時菩薩亦不肯受，而說斯曰：「吾不從猗身而有所受；不從猗言、不從猗心、不從猗慧、不從猗誼、不從猗陰、不從猗種、不從猗衰入、不從猗諦、不從猗佛音聲而有所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皆無所猗亦無所著，究竟永安亦無震動。」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於時菩薩則亦不現，空中有聲而語王曰：「其身現者以衣施之。」
次坐菩薩名曰尊志，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於時菩薩亦不肯受，而說斯曰：「王當知之，吾不從卑脫而有所受。假使大王發於無上正真道心，其心等者道意則等，信道意等道已平等其心亦等，已等道意諸法則等，已能平等一切法者乃從受衣，於一切法不受不捨亦無所收，脫於諸法而無有意亦無不意，覩一切法不見吾我不計吾我，如是行者乃從受衣。」王阿闍世以衣施之，則便不現。以於空中而有聲曰：「其有現者以衣與之。」

次有菩薩名定華王，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於時菩薩亦不肯受，而說斯曰：「假使大王行諸三昧，不於定意而有所懷，信解諸法本淨平等無有脫者，我乃從彼而受斯衣。」王阿闍世以衣著其身上。於時菩薩則亦不現，以於空中而聞聲曰：「其身現者以衣與之。」
次坐菩薩名無逮得，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時彼菩薩亦不肯受，而說斯曰：「假使大王於一切陰而信得度，文字、音聲一切平等而不可得，已見諸法無所得者，則便導利無所得誼，不御眾好不導嚴飾，作斯行者我乃從彼而有所受。」王阿闍世以衣擲之。時彼菩薩忽然不現，以於空中而有聲曰：「其身現者以衣施之。」
次有菩薩名淨三垢，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時彼菩薩亦不肯受，而說斯曰：「假使大王不自得身亦無受者，其有施者亦無悕望，若如是者我乃受衣。」王阿闍世以衣擲之，則亦不現。以於空中而有聲曰：「其身現者以衣與之。」
次坐菩薩名化諸法王，王阿闍世以衣施之。於時菩薩亦不肯受：「假使大王示現聲聞而般泥洹亦不滅度；示現緣覺而般泥洹亦不滅度；示現如來而般泥洹亦不滅度。無終始法、無滅度法，吾乃受衣。」王阿闍世以衣擲之，則亦不現。空中聲曰：「其有現身以衣與之。」
王阿闍世以次第以衣施，諸菩薩一一不現，各各說曰：「其有現者以衣與之。」床榻机案亦空不現。
王阿闍世謂賢者大迦葉曰：「於今現者當受斯衣，仁者最尊佛所咨歎宜當受之。」
大迦葉曰：「吾婬、怒、癡無除盡也，如今吾身不應受衣。不捨無明、不除欲索、不斷苦惱、不滅於習、不為盡證、亦不由路。吾不見佛亦不聞法，不御聖眾、不釋塵勞、不發思想、不離思想、不建立慧亦不離慧，吾眼不淨亦不造慧，亦無所滅。其施我者不獲大福，亦非無福。吾亦不在於生死法、無滅度法。其施我者，不能究竟眾祐之德。假使大王能行如斯等護諸誼，我受斯衣。」王阿闍世以衣擲之，忽然不現。在於空中而聞聲曰：「其身現者以衣與之。」
王阿闍世次第施衣則各不現。如是一切諸大弟子，一一慌惚沒不復現，盡五百人，復聞聲曰：「王所見身以衣施之。」即自念言：「菩薩、聲聞悉不復現，吾當還與第一之后。」則入宮裏而遍觀察，亦不覩見一切婇女。
王阿闍世便得親近如斯定意，其目所瞻不見諸色、亦不見男女、不見童子、不見童女、不見大小、不見牆壁、不見樹木、不見屋宅、不見城郭，續見身想。復聞空中而有聲曰：「其身現者以衣與之。」王即自著，不見自身，尋則雪除一切色想。

復聞聲曰：「假使大王不見諸色形像所有，柔軟安隱觀於狐疑，亦當如見狐疑，觀一切法亦復如此。如無所見者，斯乃為見，離於諸見。設使離見有所見者，則無所見，不離諸見。如是見者能為等觀，設於諸法不有所見，已無所見則為等觀。」
於時王阿闍世，皆離一切想念所著，從三昧起尋則還，復見眾會者、諸后、婇女、城郭、殿宅亦復如故。
王阿闍世白溥首曰：「向者眾會為何所湊？又吾在前而不見之？」
溥首報曰：「猶如大王狐疑所湊，其眾會者向在于彼。」又問：「大王！見眾會乎？」
答曰：「已見。」
溥首問曰：「云何見？」
「而見狐疑，覩眾會者亦復如是！」
又問：「以何等見於狐疑乎？」
答曰：「如覩會者目前所見諸形色者，狐疑亦然，不見內外。」
又問：「大王！世尊說曰：『其犯逆者不得中止處無有間』，王自知當至地獄乎？」
王尋答曰：「云何，溥首？如來至真成正覺時，豈見有法歸囹圄乎？斯趣三塗、斯趣天上、斯趣泥洹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大王！」
「溥首察見，吾今覺了一切諸法，所覺了法於諸經法亦無所得，趣於地獄、若生天上般泥洹者，一切諸法皆悉為如。若分別空之所歸趣瞻於空者，無趣地獄，不至天上、不歸泥洹。一切諸法無所破壞；一切諸法悉歸法界。其法界者，不歸惡趣、不上於天、不歸泥洹。其逆無間則謂法界，諸逆之原則謂法界；其本淨者則謂諸逆，其諸逆者則謂本淨，是故言曰諸法本淨。是故溥首！一切諸法至無所生，由斯自知不歸惡趣，亦不上天、不升泥洹。」
溥首答曰：「云何大王亂佛法教？」
答曰：「吾亦不違世尊教命，不詭佛法。所以者何？世尊分別演無我際、說真諦原，已無有我，彼則無人，人無所有，眾生虛無，無有實者。如是計之則無所造，亦無作者亦無受者。」
又問：「大王！狐疑斷乎？」
答曰：「已究除矣！」
溥首問曰：「云何大王！猶豫絕乎？」
答曰：「永絕。」
溥首又問：「今王云何於眾會中，知王有逆而言無逆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？」

答曰：「其已逆者脫於無結而造證者；彼諸逆者斯會逆者；其諸逆者則是菩薩柔順法忍，而令眾人得入斯忍，不當於彼攬持諸逆。溥首！所謂逆者，從彼至斯無有諸逆，以是之故不當於彼總攝諸逆。」

時慧英幢菩薩舉聲歎曰：「以為嚴除大王之路，乃能逮得如斯法忍。」

王則答曰：「一切諸法本末悉淨；又一切法究竟閑默無所染污。以是之故不可污染而為作垢，無所著道，斯名曰道。又彼道者不歸生死、不至泥洹，諸賢聖道無道御者，無所起道斯名為道，道無有道。」

王阿闍世說此言時，逮得明達柔順法忍。於時中宮四十二女見溥首威神變化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五百庶民遠塵離垢諸法眼淨。

時無央數百千人眾，皆來集會王宮門下，欲得聞法供養奉事。溥首童真以脚足指而案此地。時王舍城悉作琉璃，一切城里所居民者，悉見溥首、菩薩、聲聞，譬如明鏡照其面像自見其影。溥首童真為諸來者如應說法，八萬四千人聽經法者得法眼淨，五百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◎

## ◎心本淨品第十一

爾時溥首，為王阿闍世及諸眷屬并餘來者無數之眾，開化說法。即從坐起與比丘眾、王阿闍世、群臣寮屬及無數人，出宮門行行於途。路見一男子，自害其母住他樹下，啼哭懊惱稱叫。「奈何其人，究竟現在應度？而自剋責，所作無狀，而造大逆自危其母當墮地獄，雖爾其人當修律行。」

時溥首於比丘眾前化作異化，即時往詣害母人所，去之不遠而中道住。其害母者遙見父母與子共侶，父母謂子：「是者正路？」其子答曰：「斯非正路。」遞互起諍。於是化子現懷瞋怒，殺化父母。其逆罪子遙見化子害化父母，啼哭酸毒不能自勝，尋即往詣害母人所，而謂之曰：「我殺父母當墮地獄。」哭言：「奈何，當設何計？」其害母者而自念言：「今此來人乃害二親，我但危母，其人癡冥罪莫大焉！我之為逆尚差於彼，如彼受罪吾猶覺輕。」其化人者悲哀酸酷，口並宣言：「吾當往詣能仁佛所，其無救者佛為設救；其恐懅者慰除所患，如佛所教我當奉遵。」於時化人啼哭進路在其前行，而害母者尋隨其後：「如彼悔過吾亦當爾！吾罪微薄彼人甚重。」

化人詣佛，稽首于地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吾造大逆而害二親，犯斯大罪？」

佛告化人：「善哉善哉！子為至誠而無所欺，言行相副詣如來前說誠諦言，而不兩舌亦不自侵。當自惟察觀心之法，以何所心危二親者？用過去心？當來心乎？現在心耶？其過去心即以滅盡；其現在心即以別去，無有處所亦無方面不知安在；當來心者則亦未至，無集聚處，未見旋返亦無往還。子當知之，心亦不立於身之內，亦不由外，亦無境界，不處兩間，不得中止。察其心者，亦無五色——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。子當了之！心者無色，亦不可見，亦無所住，亦不退轉。無有言教，不可執持，猶若如幻。子欲察心，不可分別、不可解了。不可名婬、不可究怒、不可知癡，無婬怒癡。子當知心無生死行，亦無所作，亦無所現，亦不現在。心者清淨，亦無垢染，亦無淨者。心不在此、亦不在彼，不在異處，猶如虛空，亦無等倫，亦無色像，亦無言教。有明智者不當依猗，勿得言吾，謂是我所，莫得造處無得為想，莫造畢竟，勿有所為，無言己身，勿云吾我，莫念過去。所以者何？子當知之！一切諸法悉無所住，猶如虛空。子且聽之！解如是者，佛不謂人於法有脫，若染污者不歸惡趣，設心清淨而無垢染則無諸趣。」

於時化人即而歎曰：「得未曾 有，天中之天！如來所因成最正覺了知法界，無有作者亦無有受、無有生者、無滅度者、無所依猗。願得出家，因佛世尊得作沙門受具足戒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善來。」

於時化人前作沙門，即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吾獲神通今欲滅度。」佛之威神使彼化人，去地四丈九尺，於虛空中而取滅度，身中出火還自燒體。

於時逆子見彼化人得作沙門，聽受經法聞佛所說。心自念言：「向者彼人自危二親，在世尊前而作沙門便得滅度。今吾何故不効彼人，而作沙門亦當滅度？」作是念已往詣佛所，稽首聖足前白佛言：「我亦造逆自危母命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子為至誠而無所欺，言行相副，詣如來前說誠諦之言，而不兩舌亦不自侵。當自惟察觀心之法，以何所心危其親者？用過去心？當來心乎？現在心耶？其過去心即已滅盡；其現在心即以別去，無有處所，亦無方面，不知安在；當來心者則亦未至，無集聚處，未見旋返，亦無往還。子當知之！心亦不立於身之內、亦不由外、亦無境界，不處兩間、不得中止。察其心者，亦無五色——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。子當了之！心者無色，亦不可見亦無所住，亦不退轉，無有言教，不可執持，猶若如幻。子欲察心，不可分別，不可解了，不可名婬、不可究怒、不可知癡。無婬怒癡，子當知心，在生死行，亦無所作，亦無所現，亦不現在。心者清淨，亦無垢染，亦無淨者。心不在此，亦不在彼，不在異處，猶

如虛空，亦無等倫，亦無色像，亦無言教。有明知者不當依猗，勿得言吾，謂是我所，莫得造處無得為想，莫造畢竟，勿有所為，無言己身，勿云吾我，莫念過去。所以者何？子當知之！一切諸法悉無所住，猶如虛無。子且聽之！解如是者，佛不謂人於法有脫，若染污者不歸惡趣，設心清淨而無垢染則無諸趣。」

於時逆人地獄之火從毛孔出，毒痛甚劇而無救護，則白佛言：「我今被燒，惟天中天而見救濟歸命大聖。」

於是世尊出金色臂著實人頂上，火時即滅無復苦痛。見如來身若干相好，身痛休息而得安隱，又前白佛：「欲作沙門。」佛尋聽之，即為寂志。於時世尊為說四諦，其人聞之，遠塵離垢得法眼淨，修行法教逮得往還，證至得羅漢。又白佛言：「欲般泥洹。」世尊告曰：「隨意所存。」於時比丘踊在虛空，去地四丈九尺，身中出火還自燒體，百千天人於虛空中而來供養。

時舍利弗見於彼人，受斯律教而得滅度，則驚怪之，前白佛言：「誠難及也。天中之天！如來恩施所說法律，乃令逆者得受法教，如是行者然有殊別，堪救濟者惟有如來！溥首童真被大德鎧，諸菩薩倫能覩一切群萌根原隨而度之地，非聲聞、緣覺境界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。舍利弗！誠如所云，是佛大士法忍菩薩之境界也。又舍利弗！汝等所見想墮地獄，而佛覩之至滅度法；汝等視人應滅度者，世尊省知而墜惡趣。或以知足有德之士，閑居奉戒而三昧定，汝等謂之至滅度法，如來見之反墮地獄。所以者何？汝等之類離於心行，不能遍察眾生心原，群萌所行不可思議。又舍利弗！汝為見此殺母者乎？聞說深法得至無餘而般泥洹？」

對曰：「惟見。天中天！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斯害母者，於五百佛殖眾德本，聞深妙法解暢心本清淨顯曜；又如其人入此典誥，受一切法而得解脫。」

佛言：「舍利弗！以是之故，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我滅度後，能聞是法誼即便信樂；又人迷惑而心乖者，隨惡知友而犯罪釁不失法忍，乃至無餘而得解脫，吾不謂斯等墮惡趣也。有信樂如是像類深妙之法，所得如是！以斯之故，若茲等倫處於正路，其聞斯典即信樂者，講說平等章句歎頌，廣為他人分別演者，德悉如是！何況奉行修如所教？」

溥首與諸菩薩大士、迦葉、王阿闍世及無數人，往詣佛所稽首禮足，却坐一面。

爾時舍利弗見溥首與諸會者悉坐定已，謂王阿闍世：「大王！狐疑寧為斷乎？」

答曰：「唯然。仁者！尋則斷矣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斷？」

答曰：「不受不捨是謂為斷，亦無所得本末永了無有垢染，則為斷矣！」
舍利弗白世尊曰：「王阿闍世所畢幾如，餘有幾如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王之餘殃猶如芥子，所滅之罪如須彌山，入於深法所說經誼至無生法。」
舍利弗又白佛言：「王阿闍世當復往歸於惡趣乎？」
答曰：「如忉利天子在於七寶重閣交露，下閻浮提尋還本處。如是舍利弗！王阿闍世所入地獄名賓[跳-兆+宅]羅(晉曰：集欲)。這入尋出，其身不遭苦惱之患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難及。世尊！王阿闍世諸根明達乃如斯乎？又能蠲除若干罪釁如斯重殃地獄之毒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王阿闍世前已供養七十二億諸佛世尊，殖眾德本咸受經典，所聞法者勸無上正真之道，汝豈見溥首乎？」
對曰：「已見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溥首童真勸阿闍世使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於難計劫，離垢藏如來、無數諸佛，於彼劫中而有三億平等正覺，悉是溥首所可誘勸，使轉法輪長壽久存，設百千世尊終不能為。王阿闍世說法決疑，其惟溥首能為斯王決除疑網。所以者何？溥首童真數從諸佛聞是深法，以是故當作斯觀。其有菩薩應所度者，本從發意得其本師，為之說法乃能解耳！王阿闍世從集欲輕地獄出，生於上方去是五百佛國，其世界曰莊嚴，其佛號寶英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今現說法。當復重見溥首，從聞深經在於彼土，即當逮得不起法忍。彌勒菩薩成正覺時，當復來下還斯忍界，號曰不動菩薩大士！彌勒如來當為眾會宣講不動菩薩前所興為，又復分別於此經典敷陳至誼。『不動大士能仁佛世作大國王，名阿闍世，從惡友言自害其父，從溥首聞所說經典得柔順法忍，因此除罪令無有餘。』彌勒如來緣不動菩薩說此經法，八千菩薩得不起法忍，八萬四千菩薩蠲除無數不可計會罪釁積聚。
「如是舍利弗！王阿闍世從今已往八百難計會劫，修菩薩行開化眾生嚴淨佛土。又舍利弗！王阿闍世所化眾生，為聲聞地、若緣覺地、若行大乘，斯等眾生當有罪蓋，無塵垢弊，狐疑悉除無有猶豫。過於八千不可計劫，當得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。劫名喜見，世界曰無造陰，佛號淨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壽十四劫。諸聲聞眾七十萬人而為大會，一切慧解志八脫門；諸菩薩眾有十二億，皆得智慧度無極善權方便。滅度之後，正法當住一億歲。無造陰世界所有黎庶，至於壽盡無狐疑者，終沒之後不歸三塗。淨界如來設為群生講說經者，悉去諸垢無有塵勞皆得清淨。是故舍利弗！人人相

見莫相平相，所以不當相平相者，人根難見，獨有如來能平相人，行如佛者可平相人也。」
賢者舍利弗及大眾會，驚喜踊躍而說斯言：「從今日始盡其形壽，不觀他人，不敢說人某趣地獄、某當滅度。所以者何？群生之行不可思議。」
時佛說此喻阿闍世決，三萬二千天子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各誓願曰：「淨界世尊成正覺時，吾等當生於彼佛土，不造欲世界。」佛即記之當生彼土。

## 月首受決品第十二

王阿闍世有一太子，名曰月首，厥年八歲，解頸瓔珞，用散佛上而曰：「吾以此德勸助無上正真之道，以斯善本，淨界如來成正覺時，願於彼土為四域主、轉輪聖王！盡其形壽，供養如來及比丘眾！佛滅度後奉持舍利而受經典，然後得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！」這散珠瓔，便於虛空，則成七寶交露棚閣，四方四植上下平等，嚴正雅妙，於其閣內安四寶床敷天繒綵，如來坐之相好莊嚴。佛時即笑。世尊笑法，則有無數不可呰限百千光色從其口出，照難思議無有邊際諸佛世界，超于梵天、魔之宮殿，日月光明自然蔽曀，燄徊繞身無央數匝從頂上入。
賢者阿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，長跪叉手以偈讚曰：

「度一切智慧，　超越眾罣礙；
解了群生類，　心行之根原。
以分別本末，　應時而說法；
普照世願說，　何因而欣笑？
眾生在十方，　一切處其前；
無數億姟眾，　一一而難問。
能仁之聖師！　乃堪決其疑；
善哉願解說，　愍哀何故欣？
其過去諸佛！　最勝所住立；
又當來世尊！　猶如恒河沙。
分別知六趣，　慧度於無極；
所以現欣笑，　離垢願決疑。
光明超日月，　翳魔釋梵宮；
通徹諸鐵圍，　超照眾山頂。
安隱蒸黎元，　枯竭眾勤勞；
善說除諸垢，　何故熙欣笑？」

於是世尊告阿難曰：「寧見月首太子乎？」
對曰：「唯然，已見。」
佛言：「今此月首！而於佛前殖眾德本，則以勸助無上正真道，稍當漸積修菩薩行。淨界如來成佛道時，又此太子生彼佛土為轉輪王，供養奉事淨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盡其形壽施以所安；滅度之後供養舍利將御正法，法滅盡後即當遷沒生兜率天，則於其劫得為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，號月英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為佛、眾祐！國土所有佛之壽命，諸比丘眾亦如淨界世尊等無差特也。」
爾時他方世界諸來會者菩薩大士，與溥首俱至此忍界，聞說斯言，前啟白佛：「溥首童真所可遊至則當觀之，其土處所悉為如來無有空缺，諸佛世尊不復勞慮。所以者何？唯然世尊！溥首所攝終無惡趣不劇不閑，及諸魔事罪蓋塵穢，其有州域、郡國、縣邑、丘聚、城墎，於斯正典而流布者，則觀其處如來遊居無有虛空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如是！族姓子！誠如所云，今斯經典所宣布處，則是如來之所遊止，則是如來慇懃垂教。又族姓子！乃昔往古錠光佛時，吾於彼世而受得決，所敷髮地，錠光如來蹈越髮上，散以蓮花逮得法忍，授吾莂曰：『後無數劫當得作佛，號能仁如來！』如是族姓子！時錠光佛告諸比丘：『汝等不當越踏斯地。所以者何？是者則為天上世間神寺佛塔，菩薩敷髮其處所者而逮法忍，誰欲於此而起塔者？』彼諸天子八十億人，同時稱曰：『吾等當起。』爾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賢天，白世尊曰：『吾於斯地當起塔寺。』佛言：『可興。』族姓子！賢天長者即於彼處，起七寶塔莊嚴具足，還詣錠光而問佛言：『予在其地興七寶塔，福何所趣？』錠光如來尋報之曰：『長者欲知，菩薩大士得不起忍，計其地處若如車輪下盡地際，一切眾生各取土塵皆如舍利而供養之，乃復上至三十三天，滿中七寶以布施佛。若欲比之起塔寺福終不相及，塔寺之福最多難計，長者於此所殖德本，如我今授摩納之莂，當為無上正真之道。若成佛者亦當立卿於大道決。』
「於族姓子意念云何？爾時長者名賢天者，豈異人乎？莫作斯觀，所以者何？此眾會中有長者子，名曰受行！今吾授決，當於來世而得佛道，號善見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為佛、眾祐！以是之故，族姓子、族姓女、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！若住、若坐書是經典，持諷誦讀、為他人說，則於其處下盡地際，一切諸塵悉為眾生，又此土者悉如舍利。所以者何？得忍菩薩成就眾德亦復如是！佛故告汝慇懃屬累，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於是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，布施如

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晝夜各三而不懈怠，布施隨時，至於一劫若復過劫，不如受是經典。王阿闍世除諸狐疑，無有猶豫，淨諸陰、蓋，分別一切諸法平等，若書若讀受持諷誦，聞之信樂書著竹帛，匹素經卷矜莊執翫，令此正法而得久住，此功德福過彼甚多不可稱限。」

佛言：「族姓子！若於百劫奉持禁戒，普知止足，乃得閑居志樂不捨；其聞是經而信樂者，其功德福則過於彼守禁戒上。若於百劫而行忍辱，一切眾生罵詈、撾捶，以加杖痛而皆忍之；若復有人聞此經要而信樂者，其功德福則便超越彼忍辱上。若於百劫而行精進，供養一切眾生之類，而不愛身及與壽命，不如聞是經歡喜信者。若於百劫而行禪思，有觸嬈者而不惑亂，不如聞是經歡喜信者。若於百劫而行智慧，博攬曉了無所不達，設復聞此究竟本淨心暢自然經典之品，而歡喜信受持戒諷誦，其功德福則超越彼，能速勸立諸通慧矣！」

時諸菩薩俱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吾等已受於斯經典，在在所遊諸佛國者，有所住處便當宣布。所以者何？眾經典者則興佛事。」

時諸菩薩舉聲歎曰，便復散花遍于三千大千世界，而說斯言：「設此經典布閻浮提而住長久，世尊能仁正法顯成，溥首童真當使永存，所以吾等未曾 省聞如是像經。假使聞者，吾等不能加報佛恩及與溥首，當以何等興大供養？若族姓子！從人聞斯經典者其恩難報。假使有人欲見如來從聞是經，當觀其人如見世尊！設欲供養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者，便當供養此族姓子！若覩族姓子族姓女，當瞻之如佛世尊！」

諸菩薩等咨嗟已畢，稽首佛足右繞三匝，於此佛土忽然不現，各各還還其本國土，各各自住其如來前，如所受法廣為人說，則於佛前一一彼土，開導教化無數群生，使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## 屬累品第十三

爾時世尊告彌勒曰：「仁當受斯正法明典，為無量人而分別說，多所安隱多所哀念，諸天世人悉當蒙恩。」

彌勒菩薩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吾則受斯經典教已，亦從過去等正覺所啟受是經，於今現在面值世尊得聞斯法。唯然，大聖！如來現在，吾以此經演令流普；佛滅度後在兜率天，當為群生分別說此殖眾德本。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！然於後世耳聞斯經志大乘者，當知彌勒之所建立。奉持斯經，若有弊魔伺求其便，吾等當承世尊聖旨而將護之使無瑕短。」

佛告帝釋：「當受斯經阿闍世品，斷一切結。所以者何？天、阿須倫假使懷恨而戰鬪者，當念斯經典，諸天則勝，阿須倫降。」
佛言：「拘翼！今囑累汝，若斯經典在於州域、郡國、縣邑、城墎、丘聚，則護其土，怨敵讐隙不得其便。若至縣官、若在賊中、若逢禽獸、若值鬼神、若遇盜賊、若遭水火恐懼之難，便當思念於斯經典，而說歌頌；若有怨家寇逆惡賊，不能得其便。」
爾時佛告賢者阿難：「受斯經典持諷誦讀。所以者何？假使有人從汝求此經典要者，其族姓子、若族姓女，斷一切疑無有猶豫，洗除眾結永已除了，諸魔罪蓋不能覆蔽，宿之殃釁邪害罣礙自然消滅。所以者何？設聞斯經則無狐疑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吾屬累汝，慇懃戒勅，若犯逆者入斯典要，歡喜欣悅則無有逆，亦無危害而無罪蓋。」
耆年迦葉白世尊曰：「唯然，大聖！吾見證明於斯經典，向者就王阿闍世宮分別逆事，王阿闍世尋時逮得不起法忍，疑網即除。我時念言：『阿闍世本不曉了一切諸法，亦不分別諸逆之事。』唯然，世尊！諸法本淨自然之性，而反思想計有吾我而立諸見，不能理練一切諸逆之本淨也。如阿闍世習近顛倒，虛偽眾想成勤苦患；若究暢此則無眾難。吾從今始說諸群生亦無有罪無惡趣法，其入此者則超絕去無有終始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迦葉！誠如所云，諸佛世尊道義之政無有塵垢。」
賢者阿難前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建立斯經典，令後末世遊閻浮提。」
爾時世尊從左右脇放大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樹木、牆壁普自然出如茲音響：「如來則建斯經典已，設此經典在大海中、若劫燒時，應聞是經，不得中斷而不聞也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悉如樹木、牆壁所出音聲，誠如所云，斯諸正士殖眾德本，最後世時受是經者終不中失。」
佛說是經時，九萬六千天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，六萬八千人悉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二萬二千菩薩得不起法忍，八千人離諸貪欲，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。應時大音普告天上世間：「悉來供養於斯經典。」諸天伎樂不鼓自鳴，普告天上世間：「悉來散華、燒香、雜香、搗香、澤香，面悉值斯所轉法輪。如來於此所說經者，悉為降伏眾邪異道，却諸邪行抑制眾魔，斯如來印，則為精修如來之法。諸族姓子！便當分別求此法印究竟正見。」
佛說如是，王阿闍世、溥首童真、彌勒大士、一切菩薩、諸大聲聞、舍利弗、大迦葉、須菩提、阿難等，諸天、世人、阿須倫，聞佛所說，莫不歡喜。

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下

## 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## 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